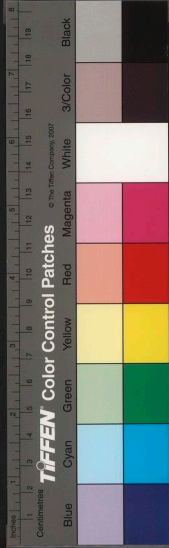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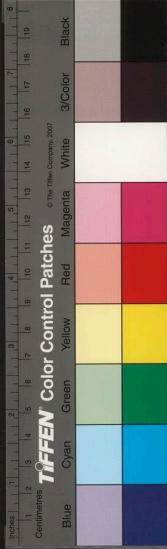
宗巖縱觀瀑布之勝飄飄然有御風騎氣想郡  
邑守長踵門請質屬道路公輒鍵關以疾舜權  
奸敗臺諫羣起推轂公癸未徵補廣東右布政  
使濬河役興公簡廉勤吏分曹課督所節費不  
貲尋超擢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闕江防公  
念根本重地民賈軍驕漸不可長亟取事關振  
刷者條便宜十上之 詔報可長江上下竟公  
任無一葦之警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軍  
務填浙中公之再蒞浙也雖山川草木莫不習

公色飛者公念浙自兵民叢棘旱澇頻仍地若  
甌脫矣至則延見父老咨訪藩臬大僚度不起  
凋瘵不已又值歲凶米價翔湧桴鼓晝驚盜萌  
礫起公掀髯奮曰迺公奉三尺笏恤饑民詎長  
亂民耶趣移檄諸郡邑示諭黔黎多方賑濟諸  
無藉惡少蜂屯豕突槩峻法繩之因力請改折  
漕綱停減織造以休息困瘵一一取中 旨報  
可亡何疫癘興死徙相枕籍捐俸程瘞度二千  
有奇他如議常平乞赦賚少可紓民瘼者不憚



反覆疏陳必得請乃已公自撫浙以來朝夕飲  
冰寢食俱廢數陳疾乞休不允會颶風起揚沙  
拔木蕩析民居而海鹽防海塘堤震壞公悉心  
計畫括全省無碍帑金八萬資工費闢閘按堵  
若不知有大興已丑春以防汛出海上忽島夷  
盛集余皇將入犯內地公夜召諸將校授以方  
略掩擊大破之殺獲千計餘什九溺水中捷聞  
上優詔褒賚有加然公自是疾遂亟凱旋臥床  
第者五日竟不起 上念公薄伐功特贈兵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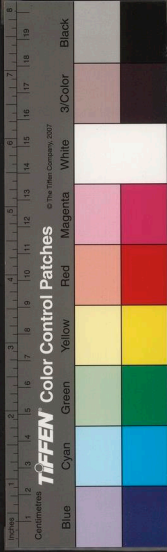
左侍郎給祭墓如例邇年三品未滿考予全葬  
自公始公爲人外剛內和獨持敢任生平慕包  
孝肅爲人其介特天性然也讀書恥逐逐章句  
留心性命之學閱深博大人不可以涯涘窺居  
官歷通顯絕不爲家山莊僅老屋數椽礪田數  
頃卒之日餘俸百八十金至勇于爲義矜恤困  
窮孜孜若不及人謂百餘年來嶺南人物公與  
何文裕海忠介爲稱首殆確論也公配楊安人  
出文敏公後多淑德後公二月卒子四長萬申



公室山房  
卷之九十一  
六  
娶博士張袞女先公卒次萬言殤又次萬里國  
子生娶觀察陳君烈女繼娶游處士士璉女俱  
安人出又次防側室高出女二長適庠生陳奎  
章次范有嚴公卒于己丑三月二十八日距生  
嘉靖丙戌得年六十四云往公之貴竹弭節訪  
予山庄再信乃別後十三年赴嶺表又期予出  
晤留連江介三日餘因極談建安山水勝絕謂  
數年後解官歸當掃丈室俟予嗟乎孰謂公竟  
不待耶雖然予後死矣異日者歸而善飯浮

棹武夷之曲拜公墓下以托于延陵之劍固有  
日也輒因仲子之請援手志公墓而系以銘

銘曰猗滕啓宇自奴麟若若纍纍延七閩公  
繩祖武降庚寅排雲掣霧攀龍鱗絃歌聲徹  
嶺海氓天曹簡秩超人倫秉鐸三周髦士馴  
良知高揭越水瀕建藩陳臬懸朱輪吏肅霜  
威民飲醇帝念三吳災沴仍簡書特厯控  
江澹載憂兩浙多呻掣量移節鉞驅頑鬪鯨  
鯢築觀高由甸璽書三錫來楓宸凱旋飲



至車麟鞞鞠躬盡瘁殞星辰 帝聞震悼煥  
絲綸豐碑巨碣饒高旻公死不死眎後人

太子太保工部尚書食正一品俸萬安

朱公墓志銘 代大學士許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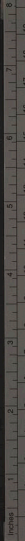
肅皇帝季年河決華山絕沛趨昭陽漕渠受齧  
二百餘里餉道阻焉 天子南顧太息咨羣卿  
士疇爲我任渠事者僉曰今大司寇朱公其人  
也於是朱公改司空視河公至則彭城之郊沮  
洳彌望又地當水衝卽濬之必復齧庚齧庚濬

費且無已時亟下令召諸父老徵所見聞對或  
云城之東十里而近趾隆阜可渠曩胡公世寧  
創議開鑿後盛公應期經始而罷者故迹尚存  
河勢紆衝齧所弗及兼道徑易漕復西渠不若  
穿東渠便疏入 詔報可而故渠旁居民多賈  
人子藉渠爲利流言沸騰 中朝諸年少持空  
談和之交難公以勞民殫財幸不可必成之役  
上意不能無動 詔給事中何君勘議焉何君  
具言舊渠不可復者五而悉宜治新渠議乃定



新渠穿自南陽折而趨夏村東南距留城百四十二里復疏舊渠起留城南抵境山五十三里渠成而東齊吳楚舳艫五千艘銜尾而至天子大悅爲歌詩紀之侍臣屬和歷莊皇帝世渠益修榘石樹隄建閘渚薛沙諸水於湖徙故留城水部及郵傳于夏村而漕務大集蓋公之規畫纖悉委折至今觀若云明興以漕渠顯者及公凡五人工部尚書宋公禮平江侯陳公瑄武功伯徐公有貞兵部尚書劉公大夏皆因

勢順導役不踰時未有如公之排衆獨往手懸官金錢米粟鉅萬數劃厚地爲長河而功用竟成澤垂永世今徐邳以南濟汶以北頻歲潰決不恒而公所治渠垂二十年宴然如故此其一費百全暫勞永逸之明效也公家居十年所而寶應役興今上思得練習渠事白首舊臣罷任之公乃以其年七月戊寅棄賓客逝矣於乎惜哉訃聞上震悼下禮官議祭葬如令甲封阡造塚示異數而伯子維京倚廬布狀來乞銘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不佞嘗幸于公卽無暇何敢辭公諱衡字士南  
薦紳學士稱鎮山先生上世居南康宋東京郡  
公孺庭徙萬安遂爲吉州人孺庭子良臣紹興  
中以貢補進士良臣子誠之官秘書誠之子子  
厚子厚子致美當淳祐咸祐先後以伏氏書爲  
解首數傳而至彩者公高祖也彩蚤世遺腹子  
祖貴祖貴有隱行二子伯寵仲憲憲任婺源博  
士以子麟貴贈刑部員外郎憲仲子鵬爲伯寵  
後卽公父也鵬及寵憲俱以公貴累贈資德大

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工部尚書鵬娶贈夫人  
陳以正德壬申正月二十日誕公東門慶元里  
先是有羣鶴盤空下迴翔於舍日者謂公父而  
不聞當世有劉忠宣乎兒他日是已稍長就外  
傅穎異絕人日誦數千言目十行下贈公憲甚  
奇之親授易解年十一補邑弟子員督學使者  
吳郡周先生得試卷大驚詫每飯輒食公號朱  
童子賦詩誦于人自後督學試輒首公辛卯公  
年二十遂以易魁其鄉壬辰第進士授龍溪令



踰年改發源甲午擢刑部主事遷員外郎贈公  
病請告家居六年強起轉郎中甲辰與大比武  
士乙巳奉勅錄囚江南居子舍七日而贈公卒  
免喪補禮部主客郎擢福建提學副使久之叅  
政四川便道省陳太夫人居二月太夫人卒起  
補河南叅政明年擢山東按察使尋擢右布政  
遷左明年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填山東亾何  
晉工部右侍郎董 三殿石工以勤辦受知  
肅皇帝賜飛魚服子一子入胄監改吏部右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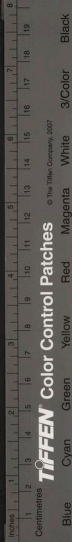
郎滿三歲贈父鵬及所後王父寵俱如公官復  
廕一子而本生王父母不得與公因疏請移  
恩報所生特 詔並給公兩王父母尋遷左侍  
郎擢南京刑部尚書未任會河決害漕改工部  
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河漕 璽書嚴重山  
東河南兩直隸咸受節度 陞 賜金幣麒麟  
服隆慶初新渠成晉太子少保食俸正一品  
仍總漕戊辰 召還部壬申科臣交疏薦復兼  
右都御史出視河 賜蟒服經理淮邳等處俄



莊皇帝崩 山陵事亟復召還癸酉慮囚奉  
勅主 廷議所矜宥三十餘人衆稱允乙亥言  
路承權貴旨疏詆公外強直中腹誹無人臣禮  
請罷公公抗疏乞歸再疏再 留衆謂公少濡  
忍且秉銓公陳引益力于是 溫詔褒諭加太  
子太保乘傳歸初公守司空一日有 詔遣工  
曹郎一人偕中使往造胡良河橋公知出大瑞  
馮保意也河故山水四聚勢湍駛轉石下捷勞  
費百倍工與新漕渠等遂疏言徒枉輿梁有司

事無事煩中官抑王政有大體 至尊上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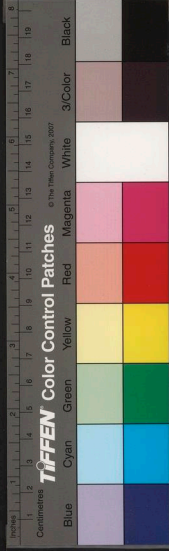
慈寧怙冒宇內如天無寤詐在濟涉今公私方  
告匱罷之便疏入寢不報王大威獄起詞連新  
鄭羣情洶洶公懇排江陵相闕抗言曰一妾男  
子闕 禁地付尉士足矣乃使蔓引株連此所  
關 國體不細仍促駕諭金吾帥令速抵罪妄  
男子以息羣疑時變起倉卒 掖廷驟以大獄  
付帥朱朱懞眩蔑知所措鄉聞公言大悟即夕  
具獄上江陵意公右新鄭內銜之方議橋胡良





時江陵相要公語 宮中建造木抵累朝故事  
吾所先幹旋者數矣非甚靈政第順之公正色  
曰僕乃與公異公職在納誨僕職在守官江陵  
嘿然蓋言者前所指爲腹誅而利公去者以此  
隆慶中 朝廷清宴 乘輿六宮所徵服御器  
用動以億千計公疏奏 國計耗竭久願 勅  
中貴人毋濫徵言甚倦篤監局將作多無賴子  
竄姓名籍中冒旣稟公奮然請覈之所汰去數  
仟百人時司禮貴人滕祥監內工憾刺骨願

上方尊信公卒莫能難也其他諫張燈者一諫  
織作者再首劾閹陳洪再劾孟冲再劾李祐趙  
遷諸大瑞耳公名無弗縮首重足者其不畏強  
禦類若此始司空臧承淵獎之餘贏金厯厯七  
八萬公在事六年乃餘八十萬穿漕河衆十萬  
餘溽暑暴露往往成癘疫公噢休撫摩行視醫  
藥咸樂爲盡力亡怨容是時公年已及耆每櫛  
沐風雨乘小舟犯洪濤登降陂陀粮裹時絕左  
右不任罷餒公益鮮監將作西苑 肅皇帝從



帷中望見問偉儀度者誰由是嚮意用公開府  
山東歲饑人相食嘯聚美兵公蠲賦省役以招  
徠之盜相率解散繼大蝗公令民以斗粟易斗  
蝗蝗立盡四郊頌生我景藩之國貂璫緹騎屬  
道路公好語中貴人務爲約節事辦而民不騷  
在臬司一日呼積歲在官闈把其陰重罪數之  
曰若當死吾導汝以生吾廉知官中爲蠹者種  
種因投牘于地令疏記實吾且顯用汝一不合  
立撲殺汝矣關揣揣無敢隱公按疏拔去蠹甚

者椽曹大驚以爲神督學閩中所甄士多名臣  
有魁天下者太宰默方秉銓公以事法其子弟  
宰婺源令出必行與寵臣太宰鉉忤所親以禍  
福爭之公邈然弗爲動其彊直自遂矯有古大  
臣風蓋自少然也生平著述有東撫奏議若干  
卷河渠奏議若干卷司空奏議若干卷詩文集  
總若干卷公雅不欲以雕蟲末技名而文渾噩  
爾雅存大體集史漢韓歐之長弗規規一氏詩  
清新麗密汎洗宋元顏習追大曆黃初而上之



正嘉慶曆之間獨公當一代稱作者宗工嗣起  
王元美汪伯玉李于鱗輩交口推轂公以助德  
詞章雅相頹頡云尤喜引拔雋流得一善倦倦  
齒頰學者宗仰之若泰山北斗非獨以功名盛  
也方公得請出都門憾者卽據昭陵方中  
事譏公削官銜以尚書致仕公歿逾年守臣爲  
力請詔復還太子太保享年七十又三元配  
劉封孺人累贈夫人繼劉累封夫人子二長卽  
維京丁丑進士歷官工部屯田司主事娶鄒氏  
故祭酒文莊公女也綬京太學生娶劉氏三女  
長元配出壻劉應宿季繼配出壻劉士遷皆邑  
諸生其嫁廬陵諸生曾文昌者中女也滕彭出  
孫二大夏維京子大商綬京子卜以萬曆丙戌  
月日塋邑之雙龍阡

銘曰煌煌大朱始卜萬安自公孺庭代有顯  
者迄司空世莫之與京休烈赫隆益阜以昌  
惟天篤生篤生名賢歷事三朝爲帝股  
肱河流湯湯延道弛離懷山襄陵沉璧蹇楚



肝食宵衣疇咨大廷司空受簡 陛辭而往  
四載是乘徒渠便漕徐兖之間水土以平  
天葩燦曜侍臣賡和紀厥功成旣錫玄圭迺  
歸弼予 帝曰汝衡眷倚方懋益輸其蓋多  
所匡正貴戚倖端側目耽耽萋菲橫生請乞  
骸骨臣老宜罷非敢要名 天子慰留引退  
益力 賜傳南征優游林臯返真于斯便房  
泉扃礮石堅膩藏閉中羨銘詞可徵不朽者  
三景鍾汗青萬古全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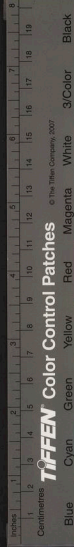
應文學墓志銘 代大士趙公

君諱召字可南古平其別號也元世自天台徙  
婺永康逮宋有孟明者與邑人陳同父及朱元  
晦呂伯恭諸大儒游歷五傳至君王父惇惇生  
璋是爲君父東白公東白公由佾俾起家蚤歲  
擔簦謁同郡章文懿公文懿一見輒避席呼小  
友鄉先達大司空徐公雅器重之行實具載郡  
乘君幼警穎寡言笑異羣兒前進士徐君觀其  
神彩玉立以息女女焉業成試有司督學張公



按部奇其文拔高等補邑弟子員孔公天胤系至閔諸生卷得君大擊節有深探理窟之評是時東白公亦用諸生高等授新安博士過里挾君與俱適增城湛若水先生談道黃山白岳間君樞衣門下一時海內名士相肩摩聲稱燁燁起會母朱遭疾君窮日夜侍湯藥不解帶比終扶襯還值洪水漲溢柩展轉急流君擗地籲天誓俱沒俄厲風倏霽若有神竟舟達岸無害觀者萬人嘖嘖呼孝感尋東白公請老歸君以冢

嫡當戶晨昏竭力奉顏色願指悉當東白公心東白公繇此得一意葆攝天和登上壽以無疾終君毀瘵骨立蔬食飲水迄三載毋失容鄉黨推善居喪自君爲標的旣身代東白公握家秉益修明約束而光大之遇羣從子姓恩禮隆篤弗率務以躬切劘至出入比閭族黨一秉以直道誠心猥薄者竊聞其風多自化環一鄉亾間識不識交口頌古平公篤行君子也君素履雅以和洽稱迺一當大節山立崖峙不可奪靈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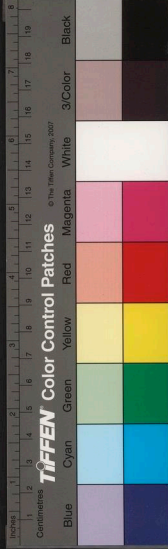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寺廢斥賣縣官有力者羣起睥睨君毅然曰先  
少師妥靈斯在柰何當吾世失之亟奮身廢箸  
酬其直且建祠享祀以東白公配他獨行往往  
稱是中年數以文藝困有司慨然念男子生墮  
地業當不朽自期待卽萬鍾五鼎足加損我乎  
翩然裂青衿去其籍日取古先王六藝演繹之  
間以餘力推能事于篇詠所撰述有周易質言  
道統錄靈鼎寺志古平漫稿等書君以萬曆丁  
丑閏八月卒正寢距生正德辛未三月享年六

十又七配徐氏宋竹齋公女孫卽前進士君冢  
息始笄嬪于君柔嘉婉孌更禮敬若賓主雖生  
長閨闈而簡素自下有恒少君風事舅姑饗飧  
滌澼先意曲中諸娣姒怡怡如也以至遇臧獲  
羣下咸有恩闡以內若大若小師其令淑生正  
德辛未五月卒萬曆庚辰九月享年政八袞云  
君丈夫子三人長昌期殤仲昌輿邑庠生力學  
有時望以例貢入太學校授兵馬副指揮娶徐氏  
季昌穆郡庠生娶季氏女二長適貢士周某子



次適太學生徐一謙孫男九長處思邑庠生次  
 夢思孝思忠思太學生次明時亦邑庠生次清  
 時進思盛時嘉時孫女一人曩余備員史局適  
 昌喚偕余弟需次天官因介紹乞銘褒大事余  
 諾之未暇也既余南徙則昌喚以南揮使至未  
 幾余復徙而北今駸駸十禩矣是歲昌喚亦以  
 服闋來燕匍匐持徐君師臯狀拜庭下曰願終  
 藉師相寵靈余悲其意且諾責他諉迺稍披  
 狀論次之而系以銘

銘曰夫鴻婦光履直蹈方爾躬弗彰爾後太  
 昌華山蒼蒼有旣在崗奕世永康是為應長  
 君不朽之鄉

少室山房類彙卷之九十二終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二 墓志銘

十七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三

墓誌銘一首

明奉政大夫雲南布政司叅議東陽王  
公洎封宜人徐氏墓誌銘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三

墓誌銘一首

明奉政大夫雲南布政司叅議東陽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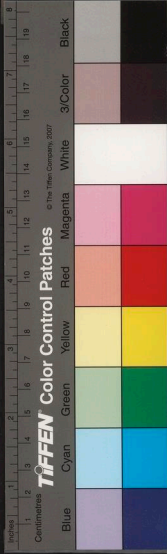
公洎封宜人徐氏墓誌銘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三

一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三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三

澱水胡應麟明瑞著

新都江湛然清臣輯

清漳盧化鰲翁騰訂

墓誌銘一首

明奉政大夫雲南布政司叅議東陽王

公洎封宜人徐氏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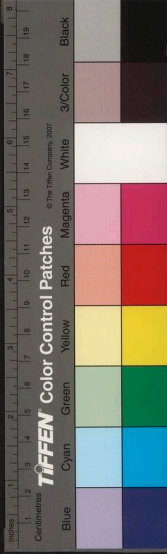
闕逢困敦之歲 莊皇帝御極收元家大人官

儀制而同郡盧公仲佃在部中王公乾章在臺



中朝夕過從暱甚也兩公淳德望一鄉而正氣直節咸矯矯與時俗忤以故仕不登九列後先繇藩臬挂冠歸于家大人蓋相類云其後十年盧公伯子祠祭君以抗言杖闕下海內高其風而王公伯子孝廉君亦驚舉藝林紬千秋經國之業天之懸左券以報善人胡毫髮不爽也余鄉嘗以童子識兩公今盧公厭棄塵世久迺王公客歲之杪復以無疾終于是家大人京洛故交垂盡矣是春孝廉君春糗三百里介斯生獨

歸庭下曰世方急吾子片言仰藉尊大人寵震之末敢以先考妣瑩石請惟吾子惠然以不朽施之不孝亮將世世奉明德余悲孝廉君情致委篤抑通家故誼弗獲辭按狀公諱乾章字顯卿別號震所自十世祖宋安撫使霆居婺之東陽奕葉爲鉅族 國朝六世祖暉習形家望邑西南青雲里有異氣遂挈家徙其中載傳而爲公曾大父志志生公大父廣濟縣教諭垓垓生贈奉政大夫四川按察使寬卽公父也先是公



母恭宜人娠公方就蓍夢神人儀觀偉甚鼓吹  
騎從翼而趨堂皇寤則誕公狀維肖舉族知非  
常兒既髫卅神穎秀發九歲能屬文奉政公撫  
公背嘆曰吾家兩世治毛詩芥一第而均弗售  
大吾宗者非此兒也耶十四遣就安成受春秋  
劉某先生公獨從一僕負笈往未暮歲盡得要  
領手錄歸始安成擅春秋相戒毋得傳外境于  
是公之行也同舍生合謀祖道上而一二無賴  
胙公篋篡取之抵家奉政公詢錄鳴有矣公大

感已奮曰彼能胙吾篋庸能胙吾舌也卽朗朗  
誦奉政公前竟篇靡一字訛脫奉政公屬耳大  
驚亟謂兒休矣奚以錄爲哉明年補邑弟子員  
督學劉公按部試崔浩自方子房論公操翰若  
飛陳漢魏兩朝用兵事纏纏目擊且言浩之運  
籌帷幄也批窾破的不啻超子房上之廼子房  
穎脫雄猜而浩灌七族于悍黠之主明哲保身  
戒胡方相遠也劉公披卷擊節非文場老宿莫  
能立拔多士右旣觀公僅踰冠彌賞艷錫楮幣



四倍至委不能勝無何奉政公寢疾公湯藥衣帶不解累十旬卒不起公柴毀骨立懼傷蔡宜人意中夜投泪令弗聞辛酉服闋薦于鄉壬戌第進士授中書舍人轉山西道監察御史巡視蘆溝橋時世廟高拱穆清貂璫用事多不法

宛平令彊直自遂中以非辜係圜扉御史顏公鯨抗疏極論坐奪官是時上怒甚臺無敢救

者公獨疏繼之略曰宛平古所稱赤令非受役中貴人者也夫中貴人行其意宛平令受其法

意與法恒相左也陛下不罪中貴人而覆罪

宛平令且連及御史若國家紀綱各分何因力請汰羣闕以肅城社還臺諫以作敢言旌縣人

以彰奉職疏入留中人洵懼公禍叵測公氣益發舒將具疏再上會閣臣列名申救上意

解奪公俸三月以巖政按山東長蘆時例嚴夾帶鹽不以時掣稍稍踰故額輒用其罪罪之羣

大賈疑畏不前公晨至夕疏議停罷賈稱便屬道途先時除解額取盈外歲奇羨往往溢萬緡



公秋毫無所問敵衣冗簾竟任不睥睨一錢復  
命論劾兩藩臬不職事兩人皆籍山西與銓衡  
相綰結疏入吏部果恚公而給事中某遂希旨  
盛稱兩人賢而公糾刺不以實公謂臣于僚屬  
日耳而目之科臣輦轂下何所從悉治狀其承  
望風旨灼然疏俱寢不報俄命下按楚中甫  
旬日外遷四川按察司僉事時田蔡亂初平又  
播州酉陽地犬牙錯其間號難治上特賜璽  
書兼兵備詔贈公考如公秩而封母蔡氏太宜

人蓋天子西顧特典也公入境身先僚屬問  
民所疾苦而噢咻之川以東土風獷戾訟獄旁  
午公視事日理爰書數十以爲常重慶民有悅  
鄰人婦而挑之者婦礪錐棒其腹吏以未成姦  
抵婦罪公曰婦致死而加之辟是爲宣淫者幟  
也立釋之有翁甚憐其子婦嫗疑焉夜竊翁衣  
履突婦床婦惶急咋嫗舌幾死有司當婦罪大  
逆公以婦所操者貞所觸者誤置弗問一日登  
郡城四顧慨然曰郡襟帶二江盤踞巉壁稱天



險今彌望頽垣敗堞險安在卽出贖緩繕築迄  
城就民不知有大興先是叅將一控播州中廢  
格不行而甬臺使欲追設如故公議曰播人心  
習服楊氏大而叅將所號令所鞭笞者皆其爪  
牙脇腹也犬羊之屬刻木可以傳信而吾以漢  
法治之如率鷹隼而搏豺狼彼有噬且鬪而已  
往叅將周表在播日惟高臥杜門蠢首揚烈猶  
紛紛奏擾今一旦驟復之彼愈不自安從其慙  
而中止是 天朝命將之權反制于蕞爾之狄

不得所請恐西事紛紛浸從此始矣爲今計莫  
如以不治治之浚濠隄斥烽堠練兵積粟以備  
非常彼畏威懷德耦居無猜又何求焉議上撫  
按大然公得不置後三十年而播酋楊應龍竟  
釀亂人噴噴頌公遠識云東城隙劔書院爽塏  
宏潔簡青衿慧者程督之所甄拔胥君從化汪  
君言臣張君似渠蘇君雨毛君蔚相率取高第  
用是政聲藉藉播都下侂內遷而太宜人訃至  
公哀毀深墨一如昔喪奉政公瀕行諸父老扳



送闖咽仍躬祠生祀香火不絕至今萬曆改元  
以服闋赴部除河南按察司僉事巡睢陽督學  
使者遷公暫攝朝貴欲縫掖所親意公攝官無  
拂理公貽愕曰青衿國家各器吾敢輒阿權貴  
人且吾任外臺專紀法而驟以私牘溷公庭何  
耶使語答稍不遜杖而繫諸獄彌月甫釋之所  
拔士逾籍尤衆安君世鳳甫垂髫試諸生第一  
癸未偕計果掄魁公蒞河南四閱月遷江西布  
政司左叅議分部九江都昌劇盜何鳳等蟠據

湖上恣寇鈔吏督兵往捕鼠竄洪濤中稍解嚴  
徒黨四出羣不逞揭竿助之殺傷官卒不可以  
數計公奮髯曰盜在吾四封而衡行若是不械  
此何以朝食哉第古用兵殲厥渠魁今有司欲  
一切蒐獮之宜人自爲鬪牢不可破也因下令  
揭通達誅止二兇諸脅從槩罔治旬日間衆面  
縛十之九因趣兵夜襲之逮明兩大酋首畢面  
致麾下所駐南康負匡廬面潯陽形勝甲宇內  
公登臨嘯咏以墜日訂五經同異錄 國朝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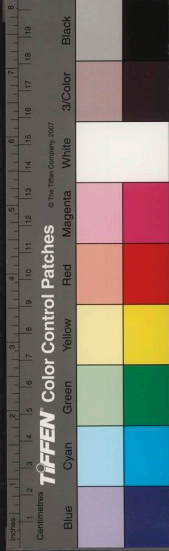
地信陽諸名家製作甲乙品題之時時捐月俸  
購古文奇籍有屬令蒙金麓中公發緘大駭召  
令切責之令惶恐幾無地容滿秩陞廣東按察  
司副使兵備海南兼提督瓊州學政未行坐建  
邸失印鐫一官先是建昌郡王湏于酒一醒輒  
旬日盜且卽臥內攘之郡邑秘其事日潛索民  
間公時兼攝吉安屢不相聞知盜就捕建康踪  
迹始大暴 上震怒諸蒙赦者悉嚴譴而公以  
分部抵罰同羣僚愕然請治裝入自明 上且

無以罪公謝曰宦于朝譬操舟于水諸君乘長  
風破浪萬里而吾至困石尤天也何言哉竟拂  
袖歸歸掃軌杜門足跡不一至城市旣銓曹廩  
知江右狀起公福建按察司僉事駐節福寧州  
時劇盜林道乾郭東山等勾引倭夷猖獗甚而  
福寧據上游實汀潮門戶舊設守備部千兵鎮  
海島島甲僅卷石寇舟至未及舉烽已蟻傳城  
下已公親率所屬抵海上遙見一山隱起巨浪  
中距州僅四十里許促拏舟登之山外行而申



豐於海氛無所不目攝公以杖擊地曰此所謂  
天塹非耶吾頓兵其中奚賊敢越此越此吾踵  
其後彼將亡噍類遺因狀聞兩臺臺報可竟公  
任果無害江陵掣國秉汰藩臬諸司十之三公  
兼視七道事晨起據公座胥史抱牘常累百公  
雙瞳炯炯剖決如電人纖忽不敢欺直指使者  
雅重公冬月慮通省大辟囚先一日檄公讞狀  
空藩閱成案並攝諸囚面鞠之所開釋如建寧  
抵下五郎等三人則盜所仇逮自誣服者也源

州楊氏婦以弑夫寘極典訊其年距入狴纔十  
三公大駭詳詰乃知婦夫實贅壻母孀居私惡  
少慮壻之梗也而害之給女任其辜且曰若年  
稚官必汝貫也無何母與姦者相繼死婦遂永  
閉囹圄中福州民身首殊郎合盜絕踪吏繫同  
宿抵以罪公以亡者亡寸挾邂逅刺以刃非人  
情夜具疏諸囚誣濫狀御史是公並得生不爾  
五人者質明磔于市矣福安治環大海一夕颶  
風發水墳地幾十丈壞城堞漂廬舍溺者數萬



人公馳往惻然出帑金置棺殯其骸大發倉粟賑流殍而爲文吊其禍讀者感動悽惻以方李華古戰場是時刑部卿洪某忤權相放歸江陵憾不置密旨以大獄寄公公廉知洪枉申啓營救殊力當事切望之會仲秋省試七閩士公入爲總裁官御史命試題藩臬諸公環視莫敢詰公越衆請曰題誠美然傳播道路稔矣御史不怡題中易而公亦以是月擢叅議雲南布政司癸未春大計考功卒從不及論以二憾故也公

聞報欣然曰吾一官萬里視浮榮譬蟬螿彼其以歸老難余哉抵故鄉懸車謝客斥餘俸劓別墅東郊高臺曲池曳杖臨眺無虛日性雅嗜讀書杜門手一編貴交游罕得覩其面獨寒士投刺匆遽中亦倒屣迎之郡人祝無殊邑人斯惟武李允達數過從揚摧公握杯酒相勞苦若平生間發一談諸後進犁然絕倒咸以爲先達未易窺也爲文章援筆立就大都不加點尤工詩樂府新詞所著浪遊等集梁太素傳奇並行世



嘗題壁弋陽署王次公行部九江讀漁燈燃楚  
竹人語漸吳楓之句顧同寅郭公孝曰此咄咄  
逼人可畏公優游林下以文藝自娛者一十八  
禩卒萬曆己亥仲冬距生嘉靖丁亥秋暮享年  
七十又三公貌和平而氣瑰岸兼擅政事文學  
之長卽應接上官不肖少爲遽條態惟通人雅  
士能諒之蜀則臺使兩陳公楚則大司馬凌公  
御史大夫喬公直指徐公熊公燕公安公皆交  
章薦辟恐後晚節宦閩藩伯某集衆僚出示所

作詩韻連失讀者唯唯競贊揚公却立微哂某  
怒形于色酌大白前浮公曰古行酒軍法從事  
今公犯誼誹禁趣盡觴公遽曰師出以律不以  
律胡衆之肅也某色愈厲中罷燕公出入談咲  
自如迺至緩大獄爭大典竟以是遭三黜直道  
之難容盖自右嘆之矣公自奉甚約素款客則  
人務盡懽與人交由由然惡語不狎及奴隸以  
故爭德公長者尤善以骨相觀人李文學能茂  
數上詩公稱其翩翩奇雋假年歲足逐鹿中原



而不無太和缺折之慮李果先公咯血卒公素  
強無疾先一日尚康步良食命應門掃逕灑花  
木俄有星夜殞里中翌日沐浴正襟坐中堂揮  
手逝卒應囊神人兆云公娶封宜人姓徐氏敏  
慧恪共始公爲諸生食貧旦夕所需餽粥而甌  
粟時告罄宜人躬績維多方佐公無幾微慍見  
色公旣貴迎養太宜人京師時春秋高多嗃嗃  
宜人怡聲屏氣必斲中其懽而後已凡逮事公  
逾四紀白首相對亡間言外而嫺媿內而妯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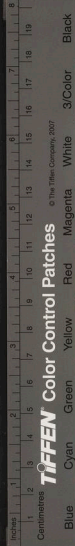
微而減獲人人厭其意鍾愛孝廉君特甚而弗  
爲姑息嚴督以詩書孝廉自塾歸誦制義公前  
宜人以意辨高下恒十中五六工治生絕不爲  
孝廉君計曰男子生墮地桑弧蓬矢射四方寧  
韞鞞臥蓬蒿守阿堵物哉居常論孝廉而父子  
世受 國恩努力鉛刀呈一割之用異日居官  
受事毋負清白吏子孫可也公歿悼慕深至成  
痼疾竟以次歲庚子膺月終距生嘉靖壬辰春  
春秋凡六十九云子一卽孝廉嘉亮娶盧氏蔡



軍洪度女女一適侍郎虞公守愚孫應旂孫女  
三皆嘉亮出尚幼始公翔翔臺諫及家大人游  
余年甫十二公一見以小友呼之比余嬰肺疾  
雕蟲刻鶯自放一丘而孝廉君顧盛見挽推引  
而納諸作者之域則余于公固載世通家也不  
朽之責卽言之無文其曷辭爰泚筆志諸石而  
系以銘

銘曰華宗十葉蕃東陽瑯琊太原屹相望一  
經世授沉宮墻三世之後飛岩廊直詞

吞豺狼矯如孤鶩鳴朝陽 璽書持斧巡荆  
揚高牙大纛懸疆場政聲煒燁馳明堂逶迤  
九列朝 天王南金百鍊瑩剛鵬中山謗牘  
流螭蝗挂冠神武天茫茫初平握手呼羣羊  
遺編萬軸堆琳瑯續紛製作羅縹囊婉婉中  
閨同頡頏白頭比翼諧絲簧趨庭汗血神昂  
昂傳家大業追三唐靈光一柱撐銀潢胡乘  
白雲歸帝旁鬱鬱佳城蟠北邙貞珉百代垂  
玄黃遺風山高繫水長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三終

碑銘一首

唐令君新建信陽願豐隄碑

銘二十九首

右玉方鼎銘 有序

白玉如意銘 有序

齋頭小彌勒博山爐銘七首 有序

螺觥銘 鳴夷觥銘五首

海山琪樹銘 玉塵尾銘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三終

碑銘一首

唐令君新建信陽願豐隄碑

銘二十九首

右玉方鼎銘 有序

白玉如意銘 有序

齋頭小彌勒博山爐銘七首 有序

螺觥銘 鳴夷觥銘五首

海山琪樹銘 玉塵尾銘





卷之九

九節節銘

大鳴夷觥銘二首

壺公壺銘

湘竹如意銘

水沉如意銘

長生瓢銘二首

青田核銘

旃檀如意銘

趙文鎮一蟠木几置齋頭若翔鸞舞螭

形甚怪偉乞余為銘予為銘銘其足

頌一首

乾清宮落成頌

贊二首

李惟寅太保像贊

李允達像贊

天目山房

目錄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四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四

澗水胡應麟明瑞著

新都江湛然清臣輯

皖城吳國琦公良訂

碑銘一首

唐令君新建信陽願豐隄碑

常山邑全浙上游其地界七閩三楚舟車之所  
綰輻富商巨賈萬貨之所走趨錢塘之水實濫  
觴焉源發縣東北郊逶迤百里抱城旣建歷衢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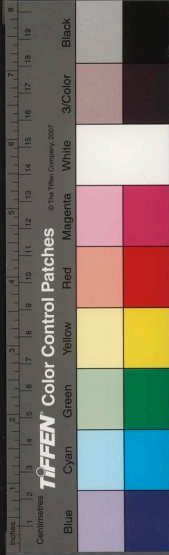
公室山房  
卷之九  
一  
嫠以達于江歲月滋久洲東港埋水折而西去  
郭紆繞閭閻之漑汲行旅之灌輸咸病之又形  
家者言率以水遠弗宜於巽序諸青衿士蚤夜  
皇皇冀得良有司以紓宿患先是弘治中令劉  
君擬築堤捍水使毋西而合流港東旋以憂去  
弗克嘉靖初張倅尋劉故蹟亦罔迄工 今上  
改元甲午雲間唐侯以進士繪符來邑甫下車  
揖諸父老問一切政所宜先合詞稱築堤爲第  
一義侯周行境上喟然曰是誠不可旦夕緩顧

大典匪可倚辦頃刻間越明年惠政四孚頌聲  
沸起邑茂才徐仕陞輩復請之侯曰嘻微諸士  
余豈其一飯忘爰白當路發贖緩鳩衆工相物  
宜時農隙侯躬率餘屬卽勒指麾靡遺餘力始  
秋中迄冬末爲旬僅十有五而版築告成衡爲  
丈若干有奇廣爲武若干有奇高爲赤若干有  
奇凡舊堤之材朽者易而良斃者撤而新頽者  
封而固隙者繕而完庠者增而隆隘者闢而曠  
又環視港之壅者決之激者排之溢者疏之膠



者浚之沙者淪之磴者夷之飛流如虹襟帶城  
下縈洄顧盼亦拱亦留百年之利暴興一旦士  
胥慶于庠民謳歌于野旅相率加額於途侯鏡  
石于隄而命之曰願豐逝將以地利人和而必  
天祐於是徐生介祝生樹勳輩羣詣不佞碑侯  
伐以志不忘不佞槩觀載籍洪荒以降水之利  
害所關于家國天下甚鉅而治水之任最爲盤  
錯亘古今不易其人勛華二帝如日中天懷襄  
之厄四岳九官舉遜避而推鯀微大禹幾無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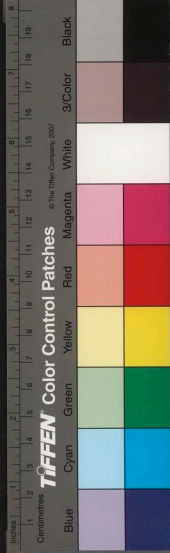
虞漢武席累代之雄驅山鞭石勢無弗行派于  
之決殷憂作歌至沈璧馬而後濟太史入書河  
渠列于禮樂班祿十志紀溝洫以配天文誠重  
之也唐侯以明經上第初命而宰一方稍飾撫  
宇振催科掉臂而躋省闈固匪以隄之成否爲  
殿最而隄之成否又未嘗顯責之侯若他政事  
弗容已而侯則奮然任之鞭笞罔施聲色匪大  
而數千百載無窮之利執券而收之掌上非夫  
誠結于中仁昵于外抱絕類離倫之識而負規



天條地之材其胡以及此抑余嘗聞之文人無用則舉世以爲然惟是唐之自宋之蘇兩使君者咸以築堤垂永賴之烈彼其時寧無揚眉瞬目自詡任事之臣而以隄特聞寓內者胡寥寥希邁見也侯方以文學追馬班卽兩使君猶將需之左席廼今願豐告成文人之用彰彰耳目有明效焉傳諸異代庸詎知其不與蘇白二堤同弊穹壤也不佞無能爲侯役特以臭味忝一日之知樂觀是隄之成不直爲一時良吏快且

爲百代文人快輒援筆碑其事而系以銘

銘曰姑蔑之淵錢塘之源如何崑崙崙發初萬川沙埤中流旣分旣合胡然而盈胡然而竭居人抱甕行旅挈囊皇皇青衿且夕望洋偉哉唐侯先憂後樂縮符下車首訊痾瘼奇樟斯得桃李並栽偃室告成聿來澹臺僉曰河渠利病孔亟侯聞矍然隄此朝食爰戒于邑爰次于郊沐雨戴星以先庶僚蒼赤纍纍奔走赴義譬彼嬰孩饑渴怙恃經始仲秋迄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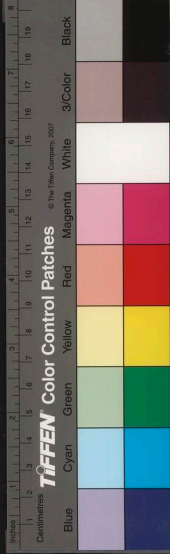
嚴冬我隄告成燁如長虹十旬非遙五月何  
速真宰上訴衆靈匍匐一水抱城蜿蜒若留  
鵬躍鯤飛龍門上游永黍盈阡是灌是漑我  
昔何勞夫負妻戴闔闔踴躍道路權呼寶筏  
金繩廣濟迷途巨川舟航明堂梁棟詎曰文  
人亾實亾用曰白曰蘇洎侯而三堤垂宇宙  
伯仲之間哉峩魯城閭風玄圃欲駕靈槎汎  
彼銀浦隄石窿穹饒碑大東百世永豐自唐  
長公

銘二十九首

古玉方鼎銘

有序

得古玉文王鼎方腹圓趾以周尺度之  
高九寸八分衡廣四之三縱四之二腹  
四週臥蠶鏤刻精工而內外折旋纖悉  
中矩四足空中抵上鬲皆近代玉工竭  
力不能爲者信齋閣中奇翫也惜一足  
蝕土變蒼下稜微挫絲忽中損連城耳  
然亦非窮措大宜有物是月以歲齒將



鬻諸歛賈因稍述其形製而系以銘米  
元章所謂吾齋秀氣從此不復泯矣戊  
寅秋半識于羣玉山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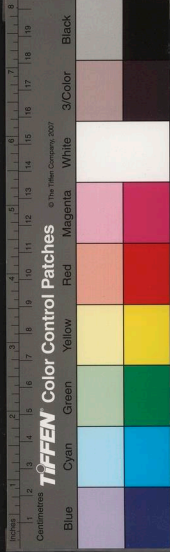
奕奕陽精至自于闐歷漢造 明千五百年法  
象乾坤腹方趾圓入矩應規天工折旋昆吾鍊  
鑄篆刻糾纏蠶臥螭遊神物蜿蜒石匣秘藏虹  
霓在田大隧崇陵綉蝕隱然天發靈光燁煜市  
厘抱璞以歸陵陽素緣白板精廬蕭條太玄棊  
几銅尊沉水晝然拂拭焦桐泠泠五絃五鼎萬

鍾浮雲邈綿歲游苦饑豐玉詎憐爰飾明妃以  
媻呼延懷寶迷邦誚彼聖賢我獨何人韞匱自  
妍鸛鶴澄心勒銘如椽秀氣吾齋千秋並傳

白玉如意銘

有序

燕市張燈從二三好事游挾斜得白玉  
如意長尺有四寸首琢靈芝身作子母  
螭上下相向蜿蜒若生古云玉選尺爲  
寶此雖長尺餘非選也然亦奇矣昔人  
以玉柄塵尾爲王謝子弟物余之畜此



走礪石  
誰剖長虹自西極上座談天絳宮闢白晝千人  
聊取適一時而已因銘以識之

齊頭小彌勒博山爐銘 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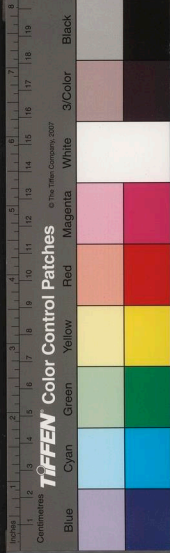
歛入斲壤得萬歲藤根二爲彌勒像一  
龜博山爐座精巧瑰特儼出天成余  
兩遊燕市得之管合置齋頭諸好事雅  
相慕翫暇日因命名像三曰聖菩提曰  
木上座曰龍樹尊爐之名五萬季芝仙

人掌小崆峒旃檀座香象龕蓋像惟取  
義爐則四旁上下各從其形且爲之贊  
若銘頌十餘大都頌傳餘瀝存其半以  
諗滑稽

丈六金身示現寸草靈根不昧孰曰枯槁相彼  
伽文八十二好冢孀在茲永世爲寶

又

而躬頽然而腹坦然而口莞然問疾維摩胡以  
歌然補處大雄胡以偃然吾弗知其所以然而





然

又

超大千界入不二門於未來劫為無量尊不知者曰菩薩之幻相知之者曰菩提之上根

右像

又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凝香安寢

又

六螯蟠五龍螫吐玄雲潤八極

又

三秀草萬年芝斲靈根樹鼎彝

又

萬歲仙藤九曲靈根玉靄蘭芬永裕後昆

右篆

螺觥銘

東海波臣南山木客象彼儀尊為大白

鴟夷觥銘

營糟丘鑿酒池載西施浮子皮腹如壺號鴟夷

又

翩翩者鳧中流一壺拍浮菰蘆高陽酒徒



又

鷓鴣杓鸚鵡杯玉山倒非人推

又

水兮瘦兮酒兮能兮酌兮斟兮濁兮清兮醉兮

醒兮

又

長生木瓢示真率浣花野老醉爭席

海山琪樹銘

太華峰頭千丈蓮少室三花凌紫烟

玉麈尾銘

白馬酣蒼虬駕辟華陽空稷下

九節筇銘

九華仙人九節筇飛行五岳如游龍西朝白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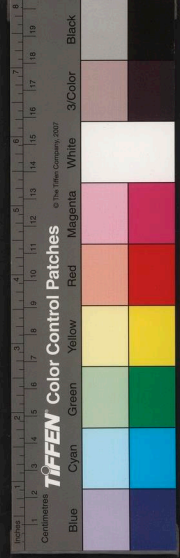
上芙蓉玉女洗頭下相逢奕鳩氏為靈壽丈人銘

壺公壺銘

須彌山納一芥一壺中貯三界

大鴟夷觥銘

鴟夷公腹如壺挾西施汎五湖



南有箕北有斗千金一壺中流爲友

又  
湘竹如意銘

逍遙七百名理秩如維摩默如文殊憚如

水沉如意銘

龍樹斯雕虬枝若亞晝地隆中談天稷下

長生瓢銘

承露天中俯八極飲泉丘中隘九域拍浮缸中

醉千日

又

桂之高林由口頰居之陋巷回曰賢慮爲大樽

周曰然帝錫長庚爲酒船

又

維地有泉星在天飲如長鯨吸百川有能盡此

詩百篇

青田核銘

爾腹枵然乎而背騷然乎而口坳然乎而飲飄

然乎而醉嚶嚶然乎



旃檀如意銘

以擊珊瑚汝先折以擊唾壺汝先缺旃檀之座  
玄理徹爛熳天花墜春雪何物麤豪逞鋒鐵

趙文鎮一蟠木几置齋頭若翔鸞舞螭

形甚怪偉乞予爲銘余爲銘銘其足  
靈根萬禩蟠蛟螭鳳舞鸞翔紛陸離晏寢凝香  
國華胥我欲嗒然從子綦

頌一首

乾清宮落成頌

大明御寓奄宅四荒華夏再造日月重光神聖  
相繩餘二百禩德化邴隆遐格廣被維 皇嗣

服克長克君薄海外內悉主悉臣高拱穆清幽  
隱畢達霜露所墜洞燭我闈府宮一體臺省肅

雍仁裕卉木澤彌昆蟲巍巍合宮靡潤靡飾上  
法唐虞土階萌芽端居高拱二十六年除舊布

新象魏式懸天心弗違申命熒戒祓除故基示  
我物力 帝其明命夙夜咎躬攬一宏綱車書  
來同潢池旣安殺孽旋定辮髮獻琛從好從合



大工伊曠建樹孔時公輪效長將作請期 皇  
帝曰嘻予罔敢逸仁愛自天惟恐惟飭庶司衆  
職旁午九關僉曰神居宇宙具瞻乃命工師乃  
庀林木選匠荆楊伐材庸蜀靈臺經始蒼赤景  
從西山文石北苑椅桐 帝念其咨經始勿亟  
父事子來堂構如翼業業言言兩宮告成三光  
在檐七曜在楹罕恩切雲飛薨縮霧蒼龍九旂  
鸞鶴屬路乾一以清坤一以寧維 皇得一天  
下以貞明堂旣開清廟旣闢撫馭萬方永示皇

極

贊二首

李惟寅太保像贊

睟乎其容坦乎其躬廓乎其度藹乎其衷朗朗  
若萬間之厦峩峩若千丈之松開國岐陽元勳  
上公龍門之下虎帳之中解推盡海宇而不名  
其德安危繫華夏而罔居其功滂若耶于毫端  
流河漢于心胸禰供奉今鳴臯禘都尉兮晨風  
髻鬢蜚聲詞林國工壯歲登壇馳驅四封晚途



學道兩朝之業八代之文浮雲之點太空容與  
乎青蓮之閣逍遙乎貝葉之宮孰貌茲圖角巾  
蒲團穆然太冲吾誠不知爲地文爲天壤其殆  
壺丘之未始出吾宗也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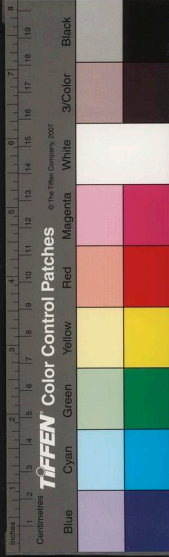
李允達像贊

而形偉然而容岸然而心胸廓然洞然苞千古  
而籠八埏食牛三朝倚馬萬言賦頌西京聲詩  
開元跋扈飛揚作者亾前荆玉雙別蓬蒿蔽固  
矻矻楊亭以守太玄歲值龍蛇命也弗延騎

乘風游于混元嗟嗟休子疇豐而材疇來阿而年  
疇距而遭疇縱而傳嗚呼仲子孰令汝賢造物  
小兒維汝實忌匪汝實憐予之胡昌奪之胡道  
嗚呼仲子余弗知其所以然而然

少室山房類彙卷之九十四

終



少室山房類彙卷之九十五

奠文十首

奠王太夫人 代直指蕭公

祭胡太夫人 祭內兄舒允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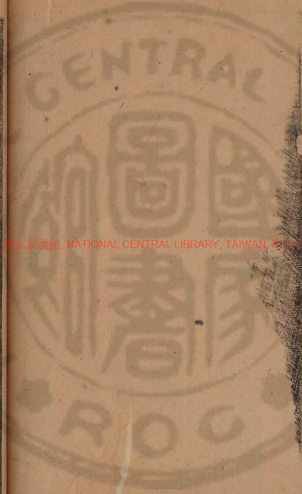
祭陳太翁 代巡臺李公

祭劉封翁 代督學洪公

祭劉太孺人 代觀察林公

祭俞太封翁 代張明府

祭陸黃門 祭葉叔明文



少室山房類彙卷之九十五

奠文十首

奠王太夫人 代直指蕭公

祭胡太夫人 祭內兄舒允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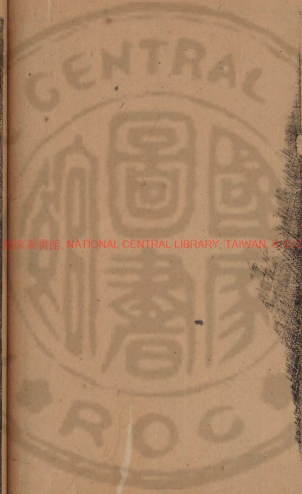
祭陳太翁 代巡臺李公

祭劉封翁 代督學洪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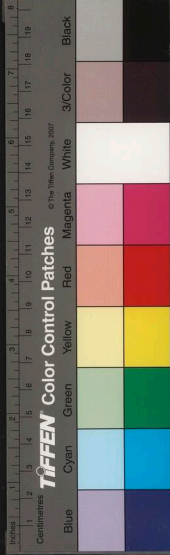
祭劉太孺人 代觀察林公

祭俞太封翁 代張明府

祭陸黃門 祭葉叔明文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祭太傅趙文懿公 家君命代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五

少室山房類藁卷九十五

漱水胡應麟明瑞著

新都江湛然清臣輯

清漳盧化鰲翁騰訂

奠文十首

奠王太夫人 代直指蕭公

維坤元之肇毓兮挺茂德于姬姜降輜輶于鉅  
闕兮佐鼎鉉于明堂鑠天孫之雲錦兮裏月媛  
之霓裳御東陵之玉舄兮捧南岳之金璫夕西



華而侍宴兮朝北極而借翔輔臯夔于密勿兮  
翼旦奠于明光劑梅鹽于閭闕兮紆內顧于巖  
廊昭肅雍于寢廟兮篤婉婉于家邦肆 大廷  
之簡命兮蜚紫誥于長楊茂賢聲于綸綍兮永  
哲譽于縹緗戩翟冠之璀璨兮被象服之焯焯  
旣柔嘉之爾式兮聿聖善之彌彰胎上真于紫  
極兮誕殊質于閨房授靈圖于廣莫兮閱人代  
之滄桑朝太真于丹闕兮職女史于軒皇挈瑯  
琊之二輔兮吏香案于文昌泊鷁鷁之並育兮

矯汗血之飛黃騁空羣之絕步兮儼特達之圭  
璋和陽春于郢國兮肩赤幟于詞場倚婦儀與  
母訓兮隻今古而疇雙極生人之奇邁兮軼明  
盛之嘉祥謂遐齡其川至今萃百順之繁昌起  
東山于捉鼻兮符渭水之琮璜幹旋璣于帝座  
兮綠黼蔽于天閭耀千秋之彤管兮標令淑于  
旂常胡濫捐于一夕兮迴鶴馭于窮蒼超閭浮  
之混濁兮邇兜率之微茫勸萱庭之萎萼兮咽  
蘭砌之摧芳錫珠襦于絳陛兮瘞閣樹之琳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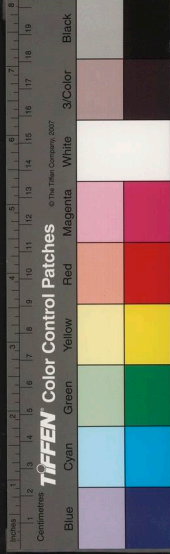


逾音容之聳絕兮杳河漢之湯湯望易遷于霞  
外兮渺去路之悠長某辱師門之鑄造兮尾驥  
足于康莊拜緇帷于堂下兮竊懿範于羹墻驟  
訃音之耳屬兮詠白馬而悲傷紆惠文于鄰境  
兮愕夢寐之徬徨束生芻以寄奠兮絮濁酒于  
椒觴惟風簫之鑿陟兮歆薄酌于微腸尚饗

祭胡太夫人

維姬姜之窈窕兮毓靈爽于坤維降輜幘于南  
岳兮維霞珮之離離繫惠心之婉婉兮昭四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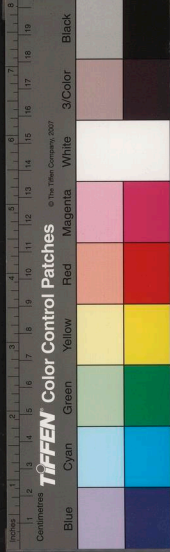
之咸宜羗女紅之馴習兮聿婦訓之脩持爰作  
嬪于巨閭兮恭桃葉之維時肅灑滌于中饋兮  
薦蘋藻于先祗相夫君于帷幄兮暢威武于戎  
夷從嫖姚于朔塞兮燁飛將之塞旗騰令聲于  
帝座兮躬象服之紆徐維九苞于丹穴兮翻五  
色之長離肆九熊之烝焯兮俾典籍之如飴規  
詞盟于壇坫兮濯文采于漣漪腰斗牛之雙鐔  
兮組雲漢以爲綦綦既肅雍于蘭壺兮亦聖善于  
萱堦謂百齡之爾錫兮偕白首于娥眉覲侯封



于燕領兮辨汗血于黃驪胡溢捐于一疾兮載  
天末之鸞旂升大羅于廣莫兮滿謫籍于僊期  
親上元于高闕兮武萼綠而透迤目飛瓊而一  
粲兮訝美玉之來遲悲秦簫之獨奏兮析連理  
之仇離痛象賢之遐慕兮泪雞骨之淋漓某等  
竊通家于載世兮欽淑媛之芳儀挹餘休于令  
哲兮祝純嘏之維祺聞計音而躑躅兮麾白馬  
而狐疑傷昊穹之弗吊兮紛扼腕而淒其陳東  
歸于枯絮兮冀盼嚮之如馳維素軒之來格兮  
下青鳥于瑤池尚饗

祭內兄舒允升

繫蘭陰之嶒嶒兮時澱水之淪漣肇人文其蔚  
起兮毓靈爽于東南誕神明之華胄兮邈家學  
之淵源振矜珮于芹蠹兮欽髻髻而譽延羗下  
帷而發憤兮絕步履于窺園驅盧壬于后乘兮  
揖楊馬而周旋美室家之窈窕兮協麗藻于蘋  
蘩通和鳴于闔闔兮鼓琴瑟于朱絃維槐陰之  
鬱茂兮茁世澤于芸蘭儼三珠之林立兮森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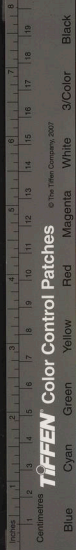


樹于詞垣肆棘闈之飛步兮奪標錦于青錢矯  
垂天之羽翼兮兆水擊于三千旣龍門之屢上  
今亦陳賦于甘泉期彤庭之獨對兮躍飛兔于  
天閑排雲霓于閭闔兮暢鴻碩于奎躔軼經綸  
于董賈兮邁術業于歐韓胡濬捐于一疾兮什  
遠志于盛年渺太清之獨遊兮蛻凡骨于塵寰  
載靈輻于道路兮歌薤露于新阡咽寒風于丹  
旄兮杳騎氣之翩翩嚴親白髮而闕倚兮痛長  
夜之漫漫總惟愴以獨處兮望龍樹而哀嘆式  
諸昆之聳宵兮肯堂構于象賢洎孫枝之觸日  
兮紛振後而承前雖永逝而猶生兮卑輕舉于  
大還覩高門之突兀兮忻結駟之駢蕃恫余心  
之震慄兮悼白馬之遲延渺生芻之一束兮眞  
河酌于穹泉維雲駟之來格兮下笙鶴于瑤天  
尚饗

祭陳太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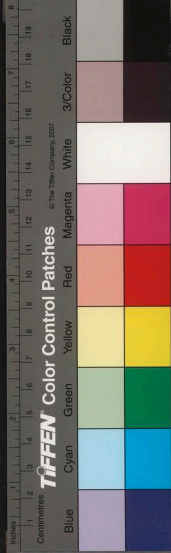
代巡臺李公

維岳降神是生甫申孰爲之先積功累仁於赫  
封翁淳慤天授中州孕靈大河毓秀樂志丘樊



驚翥鴻鸞矯矯亭亭羽儀八埏仲舉高標太丘  
偉度日揭星懸海涵地負躬脩至道畏壘之陽  
俗里薰蒸比屋善良靡畜弗通靡隱弗耀翳翳  
堂槐蔽芾清廟佑啓我師名世儒宗六韜雄飛  
昌辰奮庸釋褐軒墀鳴絃井邑桃李盈阡桑麻  
被域迺膺簡命逕蒞淮漕芻粟千倉雲屯田郊  
貪墨劇心豪強攝氣南迨吳淞北訖燕薊十禩  
霜臺白簡豸冠爲社稷臣貽四海安 天子曰  
兪撫我京國爰開大府百吏受職何教非翁師

銳于承何澤非翁師沛于行馴馬高車翁門旣  
關 風詒霞章翁旣報食芝蘭繞膝戲彩含飴  
五福萃躬若固有之拭目經綸霖雨一代邁觀  
厥成兆姓允賴云胡二豎奄勿膏盲躡霧乘飈  
遊于混茫僊馭翩翩瑤臺鸞鶴白雲在天帝所  
甚樂笑笑我師純孝夙鍾罔極劬勞哀感昊穹  
翁臥一丘翁德萬姓烏奕融昌全歸奚恨某濫  
竽堂廡厠列門墻沿邇淵源嘆慨望洋聞訃震  
驚匍匐奔走白馬皇皇羈馬官守生芻一束遠



致微誠方寸飛馳搖搖旌有醴在筵有牲在俎徒倚青虬降格下土尚饗

祭劉封翁

代督學洪公

於戲碣石之靈醫閭之精挺生人豪太阿發矚  
燁若孤霞炯如列星百尺無枝矯矯亭亭懾暴  
鋤強掖懦扶傾族黨比閭恃公輯寧武略鷹揚  
文鋒蝟興材捷數奇脫銜浮名遁迹窟山脩持  
姪嬰布襪芒屨棲神練形草拾金光芝餐玉莢  
丹青跨鳧赤岸騎鯨殺貽冢嗣翀騰一經掣電

西池搏風北溟試宰百里續紛頌聲 帝曰循

良首鐫御屏作朕耳目天垣驟升有赫 鸞章

飛馳 大廷鬱鬱堂槐邢家榦楨偉哉維公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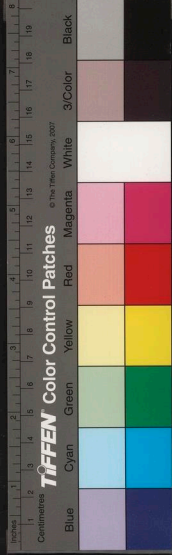
觀厥成移孝疇先勿欺是徵苟利宗社毋卹生  
平黃門矢操維白維精請劔尚方朝陽鳳鳴封

事萬言海隅艷稱檻折輪埋飛霜晝零公食爲

甘公飲爲頽詎曰投荒 天王聖明岳岳高風

人倫重輕大賓鄉舉允協輿情紫氣青牛廻翔

漢京謂越期頤千億斯齡云胡一疾奄忽遐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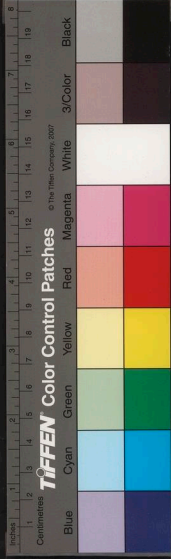
擁霧乘飈十樓五城廣陌哀恫窮鄉驚國逝  
黃耆朝嗟老成某等夙叨世講邁融若膺筆研  
追隨通家過庭踰祝嘉祥五福備登溢焉聞訃  
躑躅屏營白馬生芻徬徨旆旣束官守彌傷  
典刑洞酌陳詞涕集如傾維公鑒格聿來雲輶  
尚饗

祭劉太孺人

代觀察林公

靈光孕育兮維葵之躋順德凝承兮繫坤之元  
埈籍龜臺兮雲裳霧鬢握手二娃兮降于江潭

名門作嬪兮令聞廣延舜華燁敷兮有溼其顏  
夫君式好兮婉嫿靜嫻高堂視膳兮肅雍慈度  
申椒碾芳兮陸離蕙蘭禋祀克共兮拮据蘋蘩  
妯娒續紛兮闔無擇言臧獲優游兮強力自前  
操曰若光兮提甕若桓彼蒼胡奪兮一蹶弗旋  
喆胤垂髫兮泣血汎瀾支床雞骨兮抱經熊丸  
紫氣燭穹兮太阿龍泉 賜履尚方兮花栽鄴  
樊八翼雄飛兮集于禁垣正笏垂紳兮驅除佞  
讒直聲振代兮於維象賢 綸綍輝煌兮聖善





廣傳躑躅黃門兮板輿夢懸飲恨終天兮莫贖  
九原亂曰乘罡風兮鳴珮環左赤豹兮右文鸞  
歷瑤池兮餐大還靈昭昭兮樂蜿蜒從夫君兮  
日游槃閭東海兮成桑田產渥洼兮遊 天閑  
駕屬車兮鏘和鑿曠祿養兮淪斑爛憶劬勞兮  
衷愴煩嗟罔極兮慟潺湲羨美孝思兮劇纏綿和  
楚些兮垂千季

祭俞太封翁文

代張明府

維公洞庭毓秀陽羨儲精懷珠抱璞履素含貞

隱迹丘園長嘯雲岫氣軋虹霓冒蟠河宿七尺  
之軀萬夫之雄龍泉太阿孰嬰其鋒施弗近名  
善弗期報大德弗彰高門迭耀桓桓吏部玉質  
金相南宮奮迹天署翱翔矯矯令君人龍文虎  
擢桂禮闈掄魁天府於惟明公適觀厥成生人  
至樂宇宙孰榮居貴日虛處盈愈下閭巷青雲  
鄉邦大厦納汙酒垢排難撫災太丘之度義方  
之懷僉謂燕貽維公足法僉謂顯揚維公爲烈  
龍章燦爛鳳詒燦煌朱紱方來于彼廟堂矢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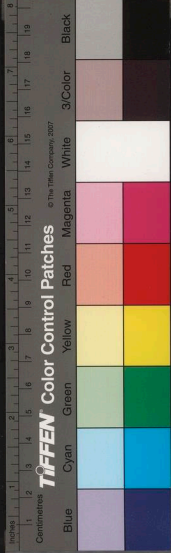
百齡維祺壽考爲世靈光爲時大老云胡一疾  
奄忽夜臺乘風騎氣返駕蓬萊月犯少微峰摧  
岱岳薤露典歌松關冥漠皇皇誓嗣笄笄賢孫  
當官聞訃摧裂心冤某等忝竊同袍因緣年誼  
骨肉通家情均靡一方憑者宿示我周行典刑  
漸沒五內如崩敬束生芻將此泐酌來格惟公  
遙天笙鶴尚饗

祭陸黃門

倚歎陸公矯矯人龍豫章驍驪寶玉大弓奮翻

擗霄剖符百里單父絃歌河陽桃李循良比迹  
豪曠華心仁孚赤子教洽青衿 天子曰都汝  
來禁閹糾繆繩愆拾遺補闕猗歟陸公進思盡  
忠正笏垂紳百僚歛容直道難容一麾海嶠息  
駕投簪徜徉嘯傲裴公綠坐謝傳東山六合蒼  
生延頸賜環 帝念老成朝訪耆舊鳳誥頻飛  
蒲輪遠就謂公復起握樞秉衡 大廷耳目

當宁股肱詎意雲輶溢焉長逝九列典悲萬夫  
殞涕 某 髫齡沐教庇藉恩私提攜卵翼慈父仁



師洞酌載陳生芻載束竹望瑤笙聿來空谷尚  
饗

祭葉叔明文

奕葉華宗兮越海之隅誕降精靈兮婺女之墟  
南金貢闕兮漢維相如六館肄名兮翩颺長  
裾水竹會心兮人境是廬平原河朔兮聿來高  
車細縑四部兮鄴架廣儲八代神交兮三唐拈  
摺瑰詞濂發兮秋江芙蓉令譽光融兮木難變  
珞砮檄金門兮趨躡石渠枳棘卑棲兮鸞鳳

乍紆武夷九曲兮洞天踟躕霞色幔亭兮羣仙  
授書夜郎萬里兮一麾扶餘昆明點蒼兮九夷  
是居濁世詎諧兮戚施蘧條迴首苾芻兮白雲  
卷舒拂衣三逕兮萼羹鱸魚騎鶴吹笙兮言旋  
太虛絮酒在筵兮生芻在除蒼虬帝闈兮極目  
歛歛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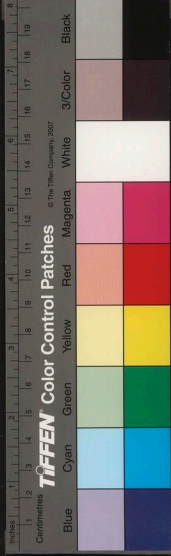
祭太傅趙文懿公 家君命代

猗歟我明光岳鍾靈盛于世皇廼生名世  
誕應昌期維澂之陽三策天人纒纒萬言大



廷對颺 天子曰俞五色雲英輪困 廟堂執  
戟 彤墀如彼高梧晨棲鳳凰直道匪躬正色  
昌言狐狸遁藏一夫橫行毀滅天燹百僚彷徨  
公髮指冠面折權檢以植大防貝錦巖巖馬首  
遂東馳驅夜郎爰集朱明歷探洞天耀真良常  
夜登羅浮絕頂題詩淋漓石床今古賢豪始興  
昌黎後先若望度嶺過歸滿折梅花以充宦囊  
焚彼銀魚棲我碧山岩阿芟房湧雪紫霞玉露  
水簾廻環畫廊綠埜逍遙問道容成游心上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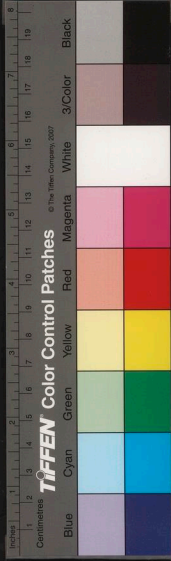
神聖嗣興地闢天開顯忠遂良首御蒲輪少宰  
成均清華歷敷 詔下老臣汝作雨霖大川餘  
皇 元首股肱喜起賡歌謨謀頡頏統萬通逃  
負固窮城主帥是戕公怒赫斯立命元戎剪鋤  
亂蝗蠡茲有苗躡藉藩市兇威陸梁公運神機  
鬼褫羣奴欸 封乞降中州易子西播美兵海  
隅沸湯公坐 闕庭默奪潛消四空葦苙慨念  
皇儲國本攸關夜寐弗遑力疾上書洞格 宸  
衷老成慮長一十二年身係安危化徵越裳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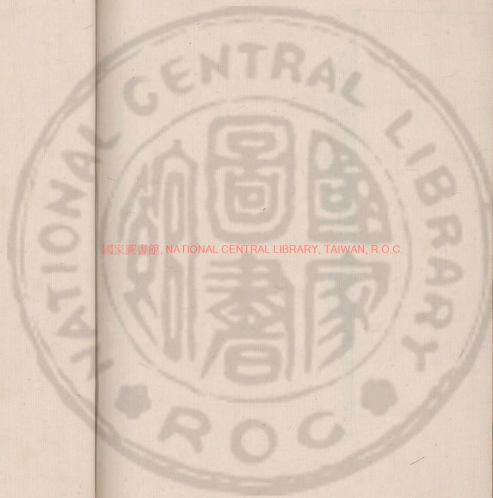
業維公岌業嵬峩超蹤漢唐 帝眷彌殷天庥  
洵加百福煒煌麟趾振振奕葉芝蘭芬敷棣棠  
言念赤松累疏乞骸歸侶二皇 天子曰都莘  
埜渭濱期願帝傍公哉 上知迴首白雲歛獻  
太行笏笏昊穹一老弗遺傾頽棟梁大星墜垣  
五位震驚九列悼惶賻贈褒崇日月昭回賜車  
輜轡維公與余束髮同嬉翺翔棘塲晚締媼媿  
兔絲喬松永矢弗忘屈指晝遊太白望舒生平  
願償遐計倏聞五內痾瘵崩摧若狂於戲維公

位極人臣師兼帝王於戲維公子姓孫枝雲初  
發祥公德九原公望三朝公勲太常既尊既榮  
既壽既康公逝弗亡蘭陰蒼蒼蘭澤湯湯公騎  
石羊羽蓋震駟聿來故鄉鑿此薄觴尚饗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五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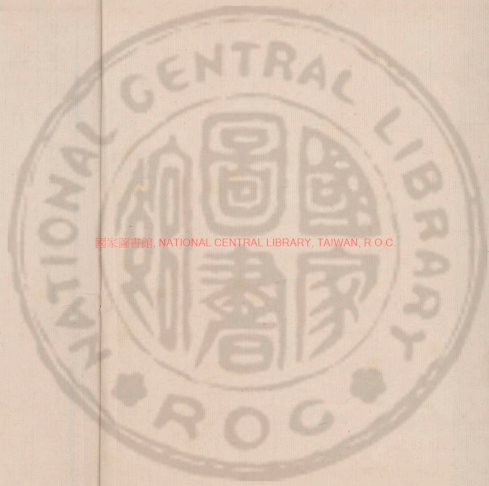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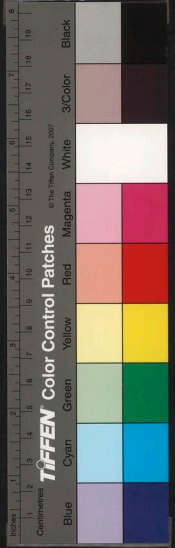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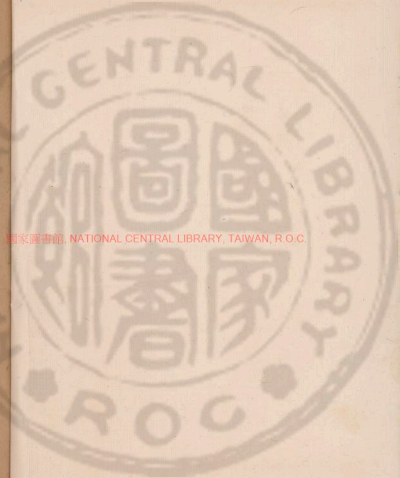


2462236 V.31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 O 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六

論十首

晏嬰

豫讓

樂毅上

樂毅下

趙奢

趙括上

趙括下

韓信

關羽

龐德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六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六

澱水胡應麟明瑞著

新都江湛然清臣輯

清漳盧化鰲龔騰訂

論十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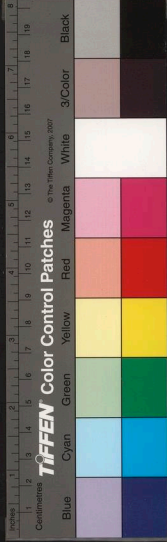
晏嬰

夫春秋之世之亂也而忍言哉蓋君臣之義絕矣晉樂書中行偃執厲公召韓厥厥曰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齊崔杼弑莊公人謂晏嬰



死乎曰君死社稷則死之若爲已死非親暱誰  
敢任之韓厥晏嬰夫非春秋所謂賢者哉君父  
之仇義不共天臣弑君子弑父殺無赦無論其  
職大小也二子身爲大夫驟聞君父之難當率  
先有繫奉大義而赴之誅元惡以靖國家上也  
苟不能則死之又不能則去之舍是亡可言者  
方厲公之執而書偃之召也厥橫身力乎庶幾  
萬一挽回必不得已猶當致命畢力于嗣主之  
世而始焉則爲克之中立以觀其變繼焉則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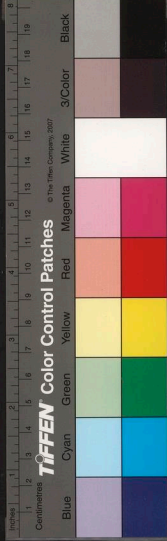
盾之比周以怙其終晉尚爲有人乎蓋厥也弗  
臣而悼也弗子矣夫人臣之義食焉弗避其難  
嬰之食誰之食也莊弑而弗從猶之可也方莊  
之未弑弗當諫與迨莊之旣弑弗當討與諫而  
弗行與討而弗獲弗俱當去與四者之義嬰亡  
一焉生食其祿死而置之臣焉用哉夫春秋之  
世君臣道絕矣以二子之事如彼而世以爲賢  
後世亦卒無有聲其罪以責之者甚矣大義之  
難明也



豫讓

豫讓漆身吞炭以媿人臣之懷二心者讓蓋以義士自許也當其時通國義之迄于今萬世義之迺宋儒蘇氏胡氏直以爲聖賢大學之道甚矣其識之陋也余以爲讓特刺客之好名者非惟弗知義殆近于弗知恥所持論正以導人臣之懷二心而胡以媿也夫君臣父子一也父有弗子子無弗父君有弗臣臣無弗君孟軻氏論手足腹心報施之道至矣而其言可以訓天下

之爲君不可以訓天下之爲臣可以陳于唐虞桀紂之朝不可以陳于春秋戰國之世以故言出于孟氏而豪傑猶或非之然而曰犬馬曰土芥曰國人曰寇讐其輕重之等較若也夫范氏荀氏滅于知氏知氏滅于趙氏則知氏于范氏荀氏正趙氏之于知氏也讓以衆人報范氏荀氏則二氏之亡仕他姓可矣曷在乎仕其故主之仇之後而且爲之盡力也不幾于寇讐之報犬馬之視乎夫瑤之未敗果知之讓擇而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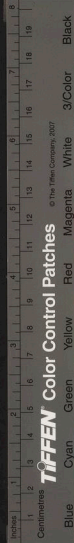
惡取其知瑤之將敗希爭之讓默而成之惡取其賢瑤亡也可以死矣弗死襄執也可以死矣弗死至再刺而再執也猶不死惡取其勇俾襄子而再釋焉將以刺終乎將以弗刺終乎刺而中胡以見襄子于身後刺而弗中胡以見襄子于生前終止而弗刺胡以自立于天下萬世故吾直以讓非惟弗知義而近于弗知恥也其厯厯焉惜其一死務以苟成其一刺之名而已于

人臣於二心奚有也卽人臣二心將以讓藉口

自逆而又奚媿也然則爲讓計宜何如曰死范氏荀氏上也死知伯之亡次也死襄子之執又次也以刺而報其主則已甲甲再刺而再弗行而卒弗死而徒欲以漆身吞炭愧人臣之懷二心者難矣哉

樂毅上

樂毅不拔二城夏侯玄以爲庶幾湯武何其陋哉河汾氏從而吏之睂山氏又從而駁之是皆有疑于毅之不取而未嘗熟察古今攻守之大



勢也以吾論之卽墨之守不必智如田單而後全而二城之拔非特毅有所不能卽力與材倍徒於毅者未可必也胡不以戰國推之燕視秦鬪士孰銳毅視武安君起將略孰優下齊七十餘城坑趙四十餘萬震讐孰甚燕之圖卽墨視秦之圖邯鄲孰急平原安平之應變孰短孰長智者所了也然起以百戰之威挾秦國之衆乘長平之勢感垂亡之趙一圍而不能舉再命而不肯行三迫而甘伏杜郵之劒觀其力拒應侯

之請卽未必盡然而邯鄲之不易克固昭昭矣獨于毅焉疑之可乎夫齊之與燕勢相軋也墨之與毅略相等也然而主客異勢急奮異心靈以嗣主狐疑鄰國反間亡臣合力戰士思歸驕劫之代蓋毅有天幸焉不然其能成師返哉故吾謂卽墨之守非單亦全二城之拔非毅所及而論事者必灼見古今攻守之大勢而後可也

樂毅下

甚矣攻守之勢之相懸絕也故守者將有不必





才兵有不必衆而攻者將之才有無所用而兵之衆有無所施夫王莽以百萬圍昆陽也而殲隋煬以百十三萬圍平壤也而潰此其兵莫衆矣則曰將非才也孔明以十萬圍陳倉而不拔孫權以十萬圍合肥而幾擒此其將莫才矣則曰兵非衆也光武悉漢將之良以圍天水而折北神武悉齊兵之銳以圍金墉而殞身此將非非才兵非非衆矣則猶曰敵堅也拓拔英楊大眼以四十萬圍鍾離而隻輪不返郭子儀李光

弼以六十萬圍相州而九帥盡奔此將非不才兵非不衆敵非不脆矣則猶曰救至也至魏太武屯百萬于宋唐太宗聚天下于遼則不惟將之才絕古今而且帝矣不惟兵之衆極海宇而且精矣

精

王莽隋煬兵未必

加以盱眙小城安

市夷帥敵非勅也義隆膽破延壽望風救已絕也然而卒自解者何以故也故曰攻守之勢懸絕甚也有善守則無善攻也而况乎樂毅之將燕昭之兵而攻乎田單之守若之何二城之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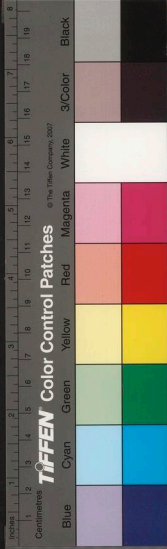


史記山房  
卷之九十一  
六  
拔也而夏侯氏以庶幾湯武然乎否哉

趙奢

自山東遭秦禍諸侯之得志者三而蘇氏之合從弗與焉孟嘗之臨函谷也信陵之存大梁也趙奢之救閼與也孟嘗信陵俱貴公子率列國以攻秦獨奢起小吏提孤軍大破秦師其事甚偉功甚奇而讀史者忽焉第知奢之勝而已而所以勝弗知也當秦之圍閼與也惠文以問廉頗以爲難救何哉閼與之地秦韓趙三國之交

秦攻韓而移兵閼與蓋出趙之不意也而趙始發兵救之令秦也據險以拒趙若魏太祖之屯柴壁則趙師阻令秦也扼險以要趙若唐太宗之襲美良則趙師殲二者皆曉兵所忌而頗位趙上將氣聞諸侯固不肯輕用其名鬪成敗于鼠穴也奢則未嘗有戰伐之勲一旦欲翹然自樹勢不容不出死力以見其奇而奢方拔自細微又易以愚秦耳目于是頓兵邯鄲增壘以示吾弱而弛敵之防堅壁以蓄吾威而俟敵之間



至于二十八日之久彼師已老而我師方壯然  
後乘秦之無備而卷甲以趨之彼欲拒吾於險  
之外而吾已入欲邀吾於險之內而吾以出比  
秦人悉甲來攻而吾壁壘已成士有必死之志  
以久蓄之鋒乘初至之銳勵必死之勇以馳乎  
疲勞暴露之師此其廟勝之勢在趙在秦不待  
智者而決矣或曰奢之勝歷之謀也歷所謂厚  
集其陣先據北山皆兵家之常偶合于奢而奢  
用之蓋奢之勝而非所以勝也奢受命出師勝

秦固燭鑑焉而俟歷乎哉然則廉頗之議失與  
頗秦所忌奢秦所易也奢將則敵信而弗疑頗  
將則敵疑而弗信故奢之事頗雖勇有弗能行  
頗之言奢雖勝有弗能奪也夫道遠險狹頗之  
言誠未爲失而括也長平大劔亦父奢闕與事  
狃之悲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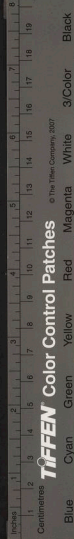
趙括上

自起坑長平四十萬古今以罪趙括輕躁寡謀  
可罪也而長平之事則大有難言者世襲故常



類以括爲妄庸豎子則弗考之甚也何者四十餘萬之衆匪易御之師也四十餘日之圍匪易支之困也使括也而果妄庸豎子若宋義劉秩李元平輩將鋒交卽潰曷能以其衆戰耶將伏發卽殲曷能以其衆守耶以四十萬之兵陷必死之地壁四十餘日之久而無一叛者至括死而後降則括之爲括可知也括當時所與援桴對壘何人哉秦兵之強天下靡敵焉白起所擊天下靡堅焉彼且因失地之忿勵用壯之師非

闕與之戰兵無名將無勇者比也當起未將而頗之禦齷已憊矣洎乎武安旣出秦掃境以潛屬之而其王又親至河內發穉弱以趣之蓋不啻宋人所謂空國而戰者噫嘻當其時事勢之亟何如也吾以卽信平弗代而馬服復生未易云也夫括也果若李元平輩則一王齷舉之矣而胡以必起以寡擊之以正擊之亡不可者而胡以用衆而胡以用奇且一朝食滅之矣而胡以若是久也惟將而必起而必用衆而必用奇



而括之不得爲妄庸豎子也審矣

趙括下

秦之縱反間也第欲將括趙卒將之而括卒覆其軍胡秦之巧趙之拙而括之愚也當孝成之受上黨也議之平原以廉頗當起其策之亦審矣及頗失亡堅壁孝成讓之而秦間之入直以頗爲易與且降頗也將四十萬之衆外創于敵而內迫于君是章邯鉅鹿之勢也縱頗之才足以堅守趙之君臣而聞斯語其能無嬰然動哉

而當其時孰可以代頗者馬服死安平亡李牧方保塞未知名蓋六國之將舉亡任此不獨趙也獨括素喜兵時亦以能將歸之而先是父奢又嘗代頗却秦故孝成平原驟舉之而不惑也夫秦之利在去頗不在任括趙之失不在任括在廢頗頗代而四十餘萬之命已懸于白起之手矣方是時趙之夙將頗外樂乘龐煖二子而已趙不將括而將二子未必不爲荏弱扈輒之續而其敗或速于括未可知也括堅守四旬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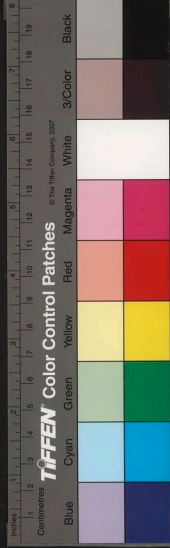


救弗至而卒以身死敵雖不足以贖其償軍之  
罪較之誤國而降者猶有間也而世之罪括甚  
于趙慈騎劫而孝成平原夷于王遷郭開余是  
以悲之

韓信

神矣哉漢高之智也其智之神蓋不惟顛倒一  
世且籠絡萬世而愚之夫韓淮陰之反不反于  
武涉蒯通之說而反于擊豨豈人情哉自史遷  
文致獄詞世遂徒惜其功大而弗克終至稍名

能扼腕者又率以高自將而蔽罪于后雉此漢  
陰之寃所以亘古不白而天下萬世咸籠絡于  
漢之術中而莫悟也高于當時所深惡而劇畏  
者籍耳信耳自臨淄之乞封與固陵之割地高  
之亟欲取信曷嘗一日忘之迺至垓下之戰蹙  
百勝之楚于掌股之上而立致其亾高之所畏  
而惡且不在籍而在信而信方子才然抱其微  
誠今日却武涉明目辭蒯通以漢終不忍奪我  
不知楚亾亾而已且暮及矣夫奪信齊而徙之



雲夢猶置蛟龍于大澤而日虞其騰也奪信楚  
而居之咸陽猶柙虎兕于高堂而日虞其攫也  
蓋漢之縛信不待陳兵之數信破籍而陳平之  
謀已策矣漢之戮信不待家衆之誣高擊豨而  
蕭相之禍已成矣夫豨匪布越伍也所將固勁  
兵而翱翔越代爲漢疾埒諸疥癬而信則漢以  
腹心虞之命將擊豨周勃灌嬰輩比比足任高  
也其胡以舍信于近而事豨于遠也信功大而  
材高廢不以罪海內功臣已人人貌疏而信之  
積慮必戮信始安戮之復不以罪則功臣愈危  
而高亦亾以自解于天下萬世卽聲罪戮之猶  
或慮夫世之投喙于我也則無若自將以擊豨  
而推后以戮信夫然後罪信者咸以失職怏怏  
懼禍致疑間有矜信第以雉一婦人不當顛戮  
而高也竟遁之乎是非袞鉞之外於戲此淮陰  
之冤所爲亘古不白而天下萬世咸籠絡于漢  
之術中而莫之悟者也夫淮陰之愚于漢吾不  
暇惜而天下萬世咸愚于漢而莫之能悟則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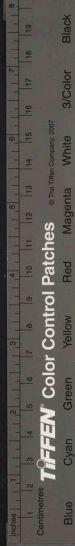


之論有不容秘之終身者矣

關羽

余讀陳壽書至關壯繆之走麥城未嘗不掩卷三嘆也蓋漢事至斯遂無復可爲者矣王長公謂荊州之失昭烈與有責焉當壯繆破襄宜遣孔明益德帥精甲數萬控扼江陵遙相首尾庶乘魏之劔而伐吳之謀其論甚卓而夷考時勢則有不遑及而且有不必然者先是劉封孟達屯戍上庸羽始圍樊累趣發兵而二人銜其矜

高堅閉不出以致逕路斷絕迄墮吳寇之奸當南郡旣失麥城孤危二人罄兵風發赴難卽叵救荆叵何至壯繆父子駢首淪胥致古今一大扼腕哉若昭烈之不預遣孔明益德非委羽也三蜀甫定驚擾不常如魏衆所傳日斬數人而莫能靖孔明固未可旦夕離益德破張郃鎮關中移軍遠出卽必乘虛來寇亦非所以救輯巴徵總之時勢未遑然俾昭烈逆計羽之安危則寧舍巴蜀而援荆之師有不俟終日者要以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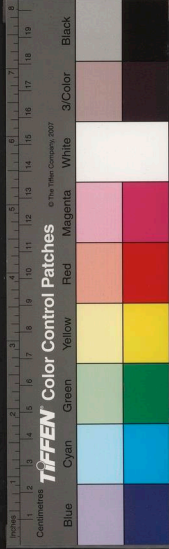


方乘勝而南郡匪旦夕可下或小有利鈍上庸  
密邇足相應援詎意封達外江芳仁內叛瓦解  
土崩至于斯極也耶夫漢事可爲僅僅羽威振  
華夏之頃而一跌至斯此吾所爲三嘆流涕欲  
磔呂蒙之屍于千載之上者也

龐德

古人云死有輕于鴻毛者其龐德謂哉德之于  
蜀以故誼則主超在焉以天倫則兄柔在焉何  
親于魏而必附之况德既食張魯之食矣魯滅

于操則操者魯仇而德委質于操以終其身其  
視壯繆守邳見執曹氏間關萬死故主是求至  
竟立效報曹而後去者其人何如也且也中山  
帝室之胄海寓所知德豈有胸無心者流顧捨  
正統之昭烈大節之雲長而奮臂螳螂致命篡  
竊方其就戮雲長親諭之降而惡言抵觸自蹈  
天誅據德所云魏王帶甲百萬等語徒以操亮  
威虐焰雄視四方詎復知所謂順逆邪正哉操  
一天下德且爲上佐爲元勛彼區區一死而足



償其助桀之罪也而矧乎其死于操也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六

論八首

諸葛亮

張郃上

張郃下

魏延

劉裕

高歡

高敖曹

慕容紹宗

爾朱榮



償其助桀之罪也而矧乎其死于操也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六

論八首

諸葛亮

張郃上

張郃下

魏延

劉裕

高歡

高敖曹

慕容紹宗

爾朱榮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七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七

澗水胡應麟明瑞著

新邵江湛然清臣輯

皖城吳國琦公良訂

論六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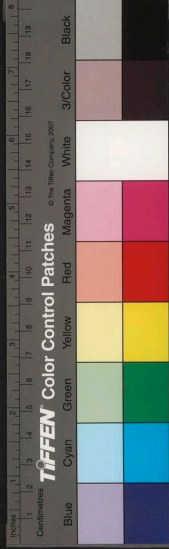
諸葛亮

武侯人品信軼漢唐而班三代矣迺其人才又絕出于三代之下者夫三代而下稱才之盛莫如漢漢高之目三傑也其才猶千古一選也然



良能運籌而未必能臨陳何能治國而未必能  
運籌信能行兵而未必能治國高能用三子之  
長以取天下而弗能以身兼三子之長武侯之  
才則三子之長以身兼之而且能取天下能取  
天下而且能弗取者也夫武侯之治國人能悉  
之其運籌之大者隆中以一言定鼎江東以片  
語致師祁山之出籠統切法正正間一二僅存  
無益勝負之數密也而曹氏謀臣策士布列後  
先武侯惟綸巾羽扇談笑道之而司馬諸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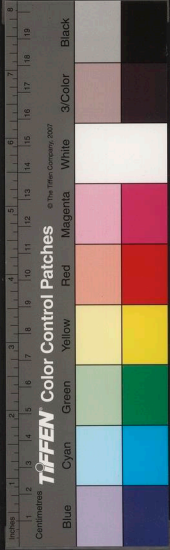
籌罔措卽曲逆剛成紛綸帷幄而庸詎加焉迺  
其時蜀將之堪大敵者關張黃馬久歿行間第  
魏延足使而狼戾矜高尤難獨任故自街亭失  
事之後前茆後勁皆身當之斬王雙圍賈栩破  
費耀走郭淮敗宣王馘張郃迄于斜谷之運渭  
南之耕未嘗別遣一軍獨任一校而八陣一圖  
同流宇宙爲萬世法則武侯行兵克敵廉李遜  
心君可見矣夫相可與治天下而已夫將可與  
平天下而已鈞之匪所以取天下也取天下必



其中有帝王之度混一之規乃能得之故蕭張  
淮陰不遇漢高將相之才終無以自顯而矧于  
天下武侯則可以將可以相可以取天下而無  
所藉于昭烈之錙銖也夫懿之神奸籠絡一世  
蓋亦庶幾有取天下之慮者而兩雄相當智窮  
力屈中軛之受借曰老師而蜀方屯田持久上  
下一心天假歲餘魏明天折曹爽紛爭國難四  
起揚旌以入秦隴關洛悉無人之境矣吳之甲  
兵孰與中原吳之閫帥孰愈仲達魏滅吳孤舉  
九艘之八以歷一隅于取天下典禮樂又何難  
焉而武侯則未嘗有意于天下之取要以答先  
主之知明老臣之節竭盡瘁之忠而已吾故曰  
武侯者無論其人物品流軼漢唐而班三代其  
人才亦絕出于三代之下而不可裁覩者也

張郃上

余以爲張郃街亭之戰蓋古今天幸之尤者非  
可以兵家得失論也夫郃之在魏稱宿將知名  
然不過一校之任趙雲魏延等埒耳當武鄉出



師關張黃馬悉喪亡矣而趙雲尚在不以督銜  
亭而以軍箕谷何也雲年力暮衰陷陳先登慮  
非壯日而箕谷潛師張皇一面非雲之老成持  
重故未易勝也則蜀將可使當其時宜莫如魏  
延而武鄉復置之不用曷以故哉延始出巴中  
卽欲分道與亮會于長安尋武鄉用兵一飯紀  
律以延之負勇好奇使當前隊或任情輕敵以  
致他虞此武鄉之慎也舍二將而蜀之良無幾  
矣其以大衆付之馬謖之手固由謖計畫辨才  
見知夙日蓋亦大不獲已存焉廼其遣謖也行  
師制勝當事有畫一之規而孰意謖之敢于方  
命也壽史明言違亮節度舍水上山舉措繁擾  
郤因絕其汲道大破之俾謖也率履周行毫無  
矯越乘初出之鋒併三郡之力拔王平以當旗  
鼓而援桴擁銳奮命而前武鄉親率魏延吳懿  
等長驅以蹴之郤將授首伏屍之不暇而暇待  
木門之役乎哉嗟夫明如武鄉違衆而舉謖受  
知如謖違亮以覆師而郤逢其適而徼其功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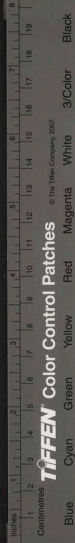


故以街亭之勝爲天幸之尤者也蓋自是武鄉  
出師遂身爲前鋒不復命將矣卽武鄉垂歿遺  
教楊儀反旆鳴金魏衆却走走死生仲達之謬遺  
笑無極夫以殞逝之武鄉按其章程足以摧懿  
于後日矧以生存之諸葛循其節度不足以破  
郤于當年哉然則街亭之勝信古今天幸之尤  
無論乎兵家之得失也

張郃下

難曰郃之成功若吾子言信天幸匪人謀矣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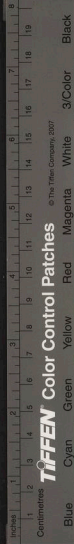
魏書本傳盛稱郃久鎮邊陲長于應變昭烈武  
鄉咸深憚之其聲實懋著奔走敵人豈悉微天  
幸無預人謀也噫郃之籌略器能槩之壽史終  
身可考矣自去袁氏歸曹公雖平魯破超時奏  
勞伐皆一戰之任非仗鉞登壇自建旗鼓也迨  
曹公還自陽平留拒昭烈始擢之衆將俾督諸  
軍然而守疆塲則漢中陷沒佐統帥則夏侯喪  
亡至進兵宕渠一遇益德萬衆盡殲棄馬緣山  
爲世辱戮尋曹公身至巴中精甲被野郃爲上





將以能規恢尺寸鼠竄故邦此其才略器能固  
近出羽飛之下而敢望諸葛之萬分哉暨郃因  
天幸躡跋街亭魏宜顯委西方永杜敵患廼武  
鄉載出舉朝惴惴惟蜀是虞選將營兵空國而  
戰主之司馬佐之郭淮費耀戴索魏平賈栩之  
屬國無留良而郃也受命宣王僅同一校胡街  
亭制勝于前者大勳陡滅而祁山因敗于後者  
銳氣嘗伸哉則郃之爲郃昭然可見魏明帝論  
司馬以西方事重非君莫可固洞悉餘子之才

艱于禦侮矣非馬謖庸夫自投死地卽王平之  
守郃且兩攻之而莫能克而矧乎其他也吾故  
曰郃之成功古今天幸之尤不可以兵家得失  
論也夫自昭烈旣崩魏疆弛備武鄉始出蜀勢  
方張使天祚炎精木門之殲早遂茲日則咸陽  
以西一舉底定長驅河洛堯冀風靡不半載而  
中原復可也惟漢祚告終而街亭一戰實大運  
興亡之候故冥冥之中若使若尼智無所運巧  
無所規蓋渭南之卒師不待大星宵殞而後決



矣夫然則街亭之役天實爲之而謂亮爲之或  
謬爲之哉郤爲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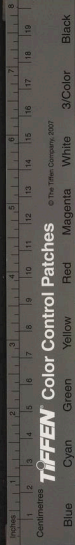
魏延

始武鄉之出祁山也前鋒將魏延欲假奇兵五  
千道子午襲咸陽謂長安以西一舉可定武鄉  
以計危不用議者至今惜之是徒知街亭喪師  
貽討賊之憾而不詳覈事勢之當否籌畫之是  
非也古之伐國而以奇兵勝者衆矣然必其國  
之削弱主之昏庸與臣之儉邪與將之携二而

後可故梁元帝之講道陳後主之賦詩皆敵兵  
咫尺蒙蔽罔聞以致天塹爲墟宗社淪覆乃三  
軍之帥非得于謹楊素賀若韓禽輩尚未易言  
也鄧艾道陰平以滅蜀允謂不賞之勲陳同父  
氏猶以微幸行險折之百代之下若延之請奇  
兵以襲函谷其事勢可同日議哉魏何國也全  
盛之國也敵何主也敏達之主也大臣則曹真  
蔣濟矢心于其內諸將則張郃郭淮効力于其  
外而司馬懿之窮姦極宄馳驟疆場其握筭若



神明發機若鬼賊而謂子午之途若陰平之道  
長驅以入無人之境乎卽延能以一旅奄至咸  
陽蜀援未交魏救四集窮城獨守究竟奚之無  
論長安以西寸壤難拓五千精甲且盡沒虜廷  
矣武鄉身統六師關中震動乎取隴右規出萬  
全而舍彼康莊希此詭遇乎是其事勢之艱毫  
亡克理而延者猜狠之雄傾危之黨又匪可寄  
之重任屬以深謀者也考延委質武鄉推鋒司  
馬塞旗陷敵勇略足稱廼發縱指示靡非戎幕  
竟亮出師未嘗委之別部予以一軍彼其人才  
固可槩見及武鄉之卒遺令殿師茲何時也大  
喪在前大敵在後全軍返國尚慮不支而延奮  
欲部曲先還身留擊賊卒以中途叛亂三族誅  
夷此其才識器能庸人之下而妄希五千組練  
一舉足而定咸陽其籌畫是非武鄉所謂臣之  
未解莫斯爲甚矣於戲始出祁山三郡響合街  
亭一戰士氣焚如要以天促炎精堂堂之陳蹉  
跌意外而矧乎行險徼幸覩獲大功然則延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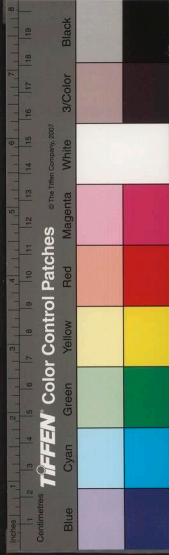
之不行益以覘武鄉之遠識而不足爲憾也

考武鄉傳出師祁山不載延議延本  
傳但言延每欲與亮異道會于潼關  
亦不載此謀僅見裴注所引通鑑因  
之恐未足深信總之街亭失事羣議  
紛拏使當時一戰而克多口寂然矣  
惜哉

劉裕

英雄之士崛起紛爭戰伐之際必先有濟世安

民之大志而後可與成撥亂反正之大功志不  
先定而汲汲焉據高墉竊神器苟以傳其子孫  
此盜賊之靡而胡足議于英雄之萬一也秦之  
將亾也項羽劉季所謂時之英雄也視始皇車  
服儀衛之盛一則曰大丈夫當如此一則欲取  
而代之吾以爲兩人者皆富貴之徒而匪所以  
議于英雄之大業然而羽誅宋義破章邯以五  
載恢霸迹季降子嬰報義帝以三傑定丕基彼  
皆卓然自立而未始竊秦之名擅秦之勢拊其



背扼其吭而寇之位則列之英雄之等而亦宜也蓋至于光武文皇而英雄大業庶幾近之矣光武以神明之胄芟夷新莽合德成宣文皇以髻髻之齡掃蕩隋煬比蹤湯武故三代而下得國之正必曰漢而唐而宋弗與焉以宋之得國匪正也非吾所謂英雄也迺六代之君劉宋之裕則大異于是矣裕奮臂草茅不階寸尺覆孫恩殪盧循夷桓玄滅譙縱縛姚泓虜慕容超百戰百勝幾一四海不可謂非英雄之主也令裕

果有濟世安民之志則建業偏安之晉劫迫于文景戮辱于愍懷不足爲天下共主允矣矧其皆逆臣僭叛正朔已無狂虜紛更中原久沒吾首建義旗救殘水火肅清胡羯分北羌氏揭夷夏之大防還帝王所自立旦夕惟畏天命悲人窮而江南一綫絕續有亾漠然無問洎乎謳歌獄訟朝覲來歸不得已卽天子之位履九五之尊俾曹馬腥羶一洗宇宙吾之大統排典午而遡炎精豈非撥亂反正萬世一嘗哉不知出此



徒見操懿以還往往假禪受以愚民耳目而晉  
氏諸世家公族布列中外又未易一舉而盡雍  
之于是挾懦君據強勢深謀劇畫惟篡是圖今  
日殺謝混明日殺僧施又明日殺諸葛長人無  
非殺其異已而不便于篡者也今日逐魯軌明  
日逐國璠又明日逐司馬休之無非逐其異已  
而不便于篡者也今日用劉穆之明日用徐羨  
之又明日用傅亮謝晦無非用其不異已而同  
事于篡者也內夔消羣醜集于是大發兵以剪  
外寇首取燕次取粵次取蜀又次取秦秦之亾  
也魏人重尼河洛震驚裕能翻然改圖置晉度  
外乘關中之勝推吳越之鋒猛將銳師長驅北  
向魏雖全盛以拓拔嗣之庸庸而當裕之神武  
以長孫嵩之憤憤而當王鎮惡檀道濟之威名  
其折而宋也必矣彼屈丐者犬鼠之媒裕一天  
下將稽首務面匍匐遠塞之不暇而敢窺函谷  
之泥丸哉迺裕也一篡皇皇無復他慮聞劉穆  
之死卽日南歸以稚子儉夫鎮邊巨寇三秦故



土緣手失之蓋裕之肝腹崔浩王買德之徒洞燭之矣有削平底定之績而徒區區博圖篡之名豈非安民濟世之志未嘗素定于其中故撥亂反正之功不得倖成于其後哉夫曹馬誠權姦而廢立之舉彼猶然有所待也而裕無所待而躬廢之師昭誠悖戾而弒逆之舉彼猶然有所諉也而裕無所諉而躬弒之自是而齊梁而陳隋無弗躬廢矣軀弒矣究其端皆裕作之偏也而矧乎其屠戮已降睚眦舊怨猜忍刻虐豺虎同羣于人君之度何如也吾故曰若裕者春秋之大憝聖筆之首誅古今盜賊之靡而胡足議于英雄之萬一也

高歡

君臣之義自曹氏攘寇朝綱辱戮主后踵接以師昭劉裕諸人滅絕凌夷于天地之內久矣當其時君其上者徒竊空名寄頓廊廟社屋祚夷非醜則縊迺強臣悍帥劔履入朝睥睨其君始如無物五朝因襲謂爲當然而執意元魏之衰



夷狄之長而有北齊之高歡氏也歡始出秀容  
麾下滅兆璽隆位大丞相其舉兵晉陽致孝武  
出奔律以人臣之誼罪亾所逃第自榮穆殞身  
人戒勸輒歡執言討賊有社稷功而魏主偏聽  
回邪致生携貳則播遷之罪固難盡蔽于歡也  
至嗣君繼立大創前愆引分輸誠靡所不極噫  
典午以還冠裳倒置君之生殺懸命一人首領  
獲全已爲至幸而歡也曲拳擊跽恭順自將敬  
事所尊終身毋越卽道非粹白不謂難乎夫歡

在當時割據中原兵精士衆垂旒而王孰能禦  
者彼草昧之雄富彊是惡區區名義不啻贅疣  
寧假是以塗民耳目哉大都激發真心真追髮  
失較諸六代諸臣遂非文過隸視其君而卒弑  
之非徒倍蓰而什百也夫前歡而司馬以迄爾  
朱後歡而司馬以逮普六其位皆歡之位而其  
勢皆歡之勢也有能爲歡之爲者誰乎而世以  
晉陽之甲蔽罪于歡必夷諸司馬宇文而後已  
吾恐自新之路絕而人無爲善之望司馬宇文





輩且相率擲榆于地下矣

高敖曹 慕容紹宗

拓拔氏衰齊神武以英雄之度鵲起中原善任  
知人流譽海內迺余考其將帥之良勇莫若高  
敖曹而智無出慕容紹宗右者而神武用之皆  
弗能盡其才也夫敖曹之勇當時已配楚項籍  
其歿于行陣神武如喪肝膽宇文泰賞追者布  
帛迄數世莫能盡償其威名震懼若此而首領  
不保何哉敖曹能勇而不能怯者也而神武直

任其勇而不思佐之以謀至建旗鼓以攻黑獺  
則其視宇文爲何物其輕敵可謂至矣輕敵者  
亾兵家炯戒而敖曹臨大敵而犯之能亾及也  
紹宗智略自爾朱兄弟皆違戾其策以底敗亾  
至歸神武宜若韓信之遇左車迺齊之驍銳  
秦彭樂侯景諸人神武纖悉委寄凡周齊後先  
大戰數十河橋邳山沙苑之役連兵百萬震動  
宇宙迄未聞紹宗運一籌借一箸于神武之慕  
豈神武之不用紹宗耶將紹宗自諱其能不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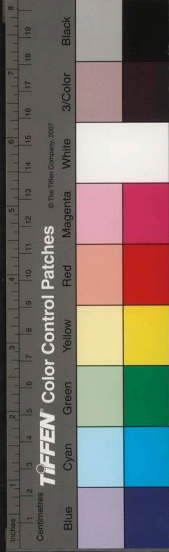


薦之神武耶迨神武垂歿于澄憂侯景之亂始  
特舉紹宗以命之且云我故不貴之貽爲汝德  
於庠使景也前斃于歡則以紹宗才歡終不及  
一用而偕腐草木矣何以異于爾朱之世哉卒  
紹宗決水潁川淪溺墜下破景之外未奏一勲  
矧以兩將之智且勇而用之咸不盡其才皆神  
武之失也嗟夫六代之雄言知人善任者若神  
武亦庶幾矣駕馭火疎以二將之才而莫能竟  
其用而皆致之不得其死至唐文皇效之于尉

遲恭李世勣幾帝武墨而恥任城術之不可不  
慎如是夫

爾朱榮

余讀史至元氏之末未嘗不奇羨爾朱榮之雄  
武而重惜其無成也夫自三代以迄六朝能以  
身一四海定中原者漢高魏武而已迺兩君初  
起草昧攻城略地兵家利鈍皆互有之及其鋤  
大敵戡大艱往往顛沛流離幾敗而克而榮獨  
不然始自秀容夷帥一旅入朝遂沉母后易長



君通國之人毋敢衡抗尋誅那果滅韓樓遂陳  
慶之平拓拔顥縛蕭寶寅萬侯醜奴兵鋒所加  
靡擊不碎至以七千之衆禽葛榮百萬之師頃  
刻之間放散立盡其摧陷廓清之略豈戰國以  
來所常觀哉當是時寓內人豪若賀六渾賀拔  
岳侯景高敖曹慕容紹宗之屬咸出麾下蒲伏  
指揮猗與盛矣以較昔之開朔無論江左諸君  
因仍剽竊卽漢高魏武雖所遭人傑非羣盜靡  
邁逢榮世其功烈當不過此王元美氏至以爲

振古之豪項籍流亞匪虛語也顧江左諸君道  
成霸先輩攘寇一昔策無不遂而榮之末路身  
首分張天壤懸絕何以故哉志大而慮疎謀深  
而術淺輕天下之人謂無足一虞而不知禍機  
之伏驟發于肘腋之下此正漢高魏武之所爲  
婉婉而榮視之漠然者也俾榮也輸忠委亦內  
絕異圖假以數年取三吳定百越始終臣節光  
輔魏君伊周管霍流芳奚遠卽功非混合不失  
爲王景略陶士行而始念不滅身名俱滅惜哉



女室山房類藁卷九十八

史論五首

陳壽上

陳壽下

范曄

歐陽修

司馬光

說一首

松溪說壽李隱君

信古之英雄惟諸葛孔明為不可及矣

國立中央圖書館



女室山房類藁卷九十八

史論五首

陳壽上

陳壽下

范曄

歐陽修

司馬光

說一首

松溪說壽李隱君

信古之英雄惟諸葛孔明為不可及矣

國立中央圖書館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八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八

漱水胡應麟明瑞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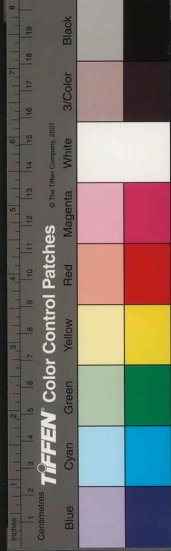
新都江湛然清臣輯

清漳盧化鰲翕騰訂

史論五首

陳壽上

甚矣哉史氏之言不可不詳其顛末也陳壽之志三國繼躅馬班而世率以壽父子見法武鄉故諸葛傳贊有將略非長之訾此皆不詳覈傳



文之顛末且不知壽之所處何時而托據片言以藉口者也夫壽之志三國也天下統于晉矣司馬昭者懿之子而炎爲武帝則懿之孫也炎以懿孫混一海寓臣六合而奔走之壽于斯時雖蜀之遺民而實晉之編戶也壽能抗節首陽不食晉粟作蜀漢先朝之史以彰直筆而死生利害一置無心其于晉氏之先卽毫無諱忌世孰得而議之迺蜀亡之後壽固已身爲晉臣久食其祿矣所纂國志雖非被命纂修書成之後

張華杜預輩一時朝士咏嘆播傳其不得私之家塾而藏之名山審也若是而顧于晉之先世兵爭仇敵之人據事直書臨文無隱大者將爲崔浩之暴揚國惡湛七族于一朝次亦且如蔡中郎輩嬰繯縶於狴犴而望書之行于世而傳于後乎此壽于武鄉行陳之際戰勝攻克不得不紆回其筆以少致其北面之私者而其意于武鄉實未嘗有所軒輕也夫壽之成書列傳百數吾悉取而讀之矣軀存簡牘辭絕浮蔓卽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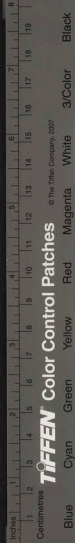


烈魏吳寥寥紀述獨武鄉一傳紆徐鬱茂備極  
敷颺僅大捷鹵城一諱宣王之敗至渭南之卒  
按行營壘天下奇才之嘆且揭篇終噫彼司馬  
懿者百代姦雄之最迹其生平曷嘗有所輪服  
獨斯言也觸于目而發于衷蓋古今之公是而  
壽直書之而不沒所爲揚詡武鄉之將略固已  
至矣而謂父見髡鉗已遭箠辱畜憾于武鄉而  
報之于史筆否乎然乎且武鄉之在當時雖管  
樂自屠實伊周之匹也廖立杖涕李平捐生後

其馭下一操以直道誠心獨于壽之父子行法  
參商致憾身後壽不足言武鄉之治理固已疎  
矣是後人之扼腕武鄉適以啓武鄉之疵類也  
矧本傳之文彰明較著其大如彼不詳覈而毛  
據片言足以服壽之心于千古之上哉

陳壽下

或曰尋壽之傳武鄉信無風刺世人之疑均爲  
未達矣第武鄉一集壽所纂修篇末明言亮于  
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于將略此例





數言詎得悉爲壽諱也是又不然諸葛氏集雖  
壽所纂修實奉命晉君者也首稱毗佐危國負  
固不賔蓋亦遵時遺詞不容直遂中歷敘其逸  
羣之才英霸之器立法施度工械技巧物究其  
極惡無不懲善無不顯吏不容奸人懷自勵道  
不捨遺強不凌弱則幾于王者之事矣且以武  
鄉素志進思龍驤虎跡苞括四海退欲凌厲邊  
疆震蕩宇宙然則亮之將略壽以爲長乎爲短  
乎若夫應變數言其下亟稱所與對敵或值人

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連年動衆未能有克  
蓋天命有在不可力爭其抑揚微旨明寄宣王  
壽之本意灼然自暴豈得以爲譏亮所短耶申  
言梁益之民追思不置咏甘棠于召公又以周  
公之誥丁寧煩悉擬武鄉之文告則壽固尊亮  
以爲周召品流匪但匹蕭亞管而已迺至篇終  
佚道使民雖勞不怨生道殺民雖死不忿四語  
也唐虞皞皞大公之化三代之下惟孟軻氏能  
道之諸葛氏能行之而壽也顧亦能徵之能贊



之則古今之知武鄉壽居其最焉可也俾當時  
壽之父子毫有未盡于孔明胡以敘致纒纒聯  
篇累牘極其揄揚而弗能自己哉惟是後人拮  
拾此言而上下全文漠然不考又往往不省其  
著作之時諱避之體而譏彈一轍不惟上負前  
人敘述之素心而且貽累武鄉之盛德故詳爲  
辨析俟尚論君子衷焉

表文又云昔管子舉城父蕭何舉韓  
信皆付已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

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匹亞也而時  
之名將無韓信城父其人故大功迄  
于未建云云數言頗近似而實未然  
夫蜀之將率時誠乏才而魏以九州  
之七武士千羣其于將材固不可勝  
用也而自街亭一戰之後武鄉載出  
之餘王雙覆亾郭淮竄遁魏平賈栩  
圍困於祁山戴凌黃曜敗衄於上邽  
凡魏兵遇蜀如破竹壞茆迎刃摧裂



至鹵城之戰木門之追今古咲端迄  
今未已懿每觀武鄉綸巾羽扇蕭然  
戎陳而軍政嚴明奇變莫測輒極口  
嘆羨擬之天人余嘗咲宋儒以子房  
孔明並稱而本朝王維楨氏拔鄴侯  
武鄉之上夫子房鄴侯籌帷幄治國  
家可也使之統大衆臨大敵彼能然  
乎故時無韓信城父益足以顯亮之  
才而不足爲憾也

本朝王維楨氏著論以何屈羣策亮  
侍已長爲兩公優劣之辯甚矣其憤  
憤于史也余以亮與何所值之世所  
處之國所事之主皆迴絕不倫何所  
值開創之初賢能輳集而亮季世也  
何所處紛拏之際豪傑周流而亮偏  
國也何所事謏達之君風聲感召而  
亮庸主也以垂亾之漢當積衰之蜀  
奉庸劣之主卽一餽十起而才生有



限惡得而用之考亮于巴土名流纖  
長寸善蒐錄靡遺而廖立痛哭李平  
捐生皆以亮既亡無能拔已史楨之  
妄不辯自明矣

范曄

典午以降無文矣迺范曄後漢一書彬彬瞻纏  
軌轍馬班無論六代諸人蓋歷唐宋以迄勝朝  
宗工鉅匠各世迭興而史筆家家自若也曄自  
謂體大思精天下奇作以今較之良謂不謬李

獻吉荅人論史雖稍致不滿律以馬班故耳至  
謂三國以迄金元遠不及曄致公論也而宋史  
曄傳則有大不可曉者曄雖世家近臣而文章  
之士其於軍旅非所夙習又未嘗聚徒結俠覲  
覲非常孔熙先者曷故而深相援結務推之俾  
爲戎首且世之營圖不軌必若王敦桓玄輩氣  
勢威力彈壓一時庶幾僞定否亦當如臧質鄧  
琬憑依喪亂藉口宗支而肯則宋主勵精國儲  
武戾無論萬無一幸卽事成倉卒詰旦皆齏粉



矣茲下愚極陋類能辨之以熙先之狡獪而顧  
出此余有以知曄之逆狀未足盡憑也嗟乎左  
丘失明馬班佯狂而曄至身首懸殊豈文章之  
美扶奪化工造物小兒真不無悉忌耶不然胡  
自曄而後之作史者皆顯達而亾弗令終也

歐陽修

歐陽氏之史五代也當時尊之謂出太史公上  
歷宋至元無弗以上接班書餘子弗論也迺  
本朝楊用修列之司馬家奴王元美擬之下里

學究胡毀譽懸殊至于斯極哉余嘗以西京而  
下史有別才運會所鍾時有獨造故文之高下  
雖以世殊而作者迺與主盟不乏自春秋以迄  
勝國槩一代而置之無文弗可也若夫漢之史  
晉之書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則皆代專其至  
運會所鍾無論後人踵作不過緒餘卽以馬班  
而造史于唐李杜而揆詩于宋吾知有竭力而  
亾全能矣迺至陳壽范曄之才不過三國六朝  
中人以上者其于昌黎河東廬陵眉山兄弟不



同日語審也廼昌黎中書一傳真足頡頏司馬  
而意欲自開堂與盡削陳言故太史之文不以  
馳驟于順宗而以戲劇于毛穎他可推已河東  
段氏逸事體法孟堅餘率已調眉山家世序論  
表策其所偏精而紀傳之文寥寥絕響獨歐陽  
寃心史學摹勒馬班五代一書差存勸戒而以  
擘書壽志較之猶將墜乎塵後是固時代所歷  
未易超然要亦史有別才難于兼美也不然謂  
數君子之才而出陳范二子下可乎司馬君實  
嘗謂唐三百年鉅公間出遂無一人足與陳壽  
范曄伍而寧知歷宋迨明而二書之懸揭自若  
也吾故以西京而下史有別才而運會所鍾時  
有獨造也善乎李獻吉之言史曰古史筆形神  
湧出覽者躍如五代雖成一家言而無是也此  
歐史之定品也

司馬光

偉哉司馬氏之爲通鑑也迄宋而此書則編  
年之體絕而春秋之迹熄矣而評者不先其大



往往以義利精粗褒誅出入而議之是徒知筆  
削者之易工而不知創締者之難合也夫綱目  
之與通鑑雖制作相因而紫陽法春秋者也諒  
水法左氏者也春秋以辭爲褒誅故一字榮于  
華袞片語嚴于鈇鉞而左氏則直書其事臧否  
自形卽是非曲直大綱所係公論時參而于春  
秋之書法則夔乎其不侔者也而安得以綱目  
而例之惟是曹魏系統意重中原而武侯入寇  
之文世所同惜迺紫陽未作之先三分顧道固  
未盡明諒水第因仍舊史非用情于排蜀也夫  
通鑑之作無俟綱目之修而綱目之修斷不能  
無待于通鑑之作有春秋不可無綱目則諒水  
之啓紫陽其功斷斷乎有不容軒輊者矣

說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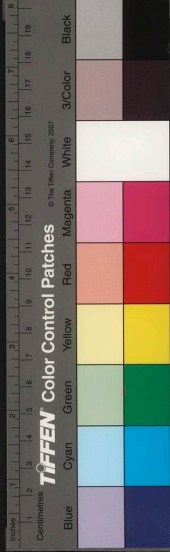
松溪說壽李隱君

盈天地間之物節最高而年最永宜莫有松若  
者陶潛氏之逸也盤桓栗里之孤松杜甫氏之  
放也睠戀草堂之四松祖龍氏之威推倒百皇



小室山房  
卷之九十八  
鞭撻萬彙顧獨託蔭于梁父之五松至尊之大  
夫而靡敢斥焉上古仙家者流或餌其花或飯  
其葉或飽其脂飲其膏究至通弗明列丹籍冲  
舉霄漢者往往而是故千歲之松雲氣覆之乳  
蒼鍾之霜露降冰雪沍厲風之震蕩摧折雜芳  
羣卉泯滅漸盡嘗試攬衣策馬登高丘而一寓  
目焉荒林敗葉厭厭愒愒若無復毫髮生意而  
亭亭一蓋鬱蔥千丈特立於中條太華祝融王  
屋之顛藉令樵人弗知匠石弗採則歷塵劫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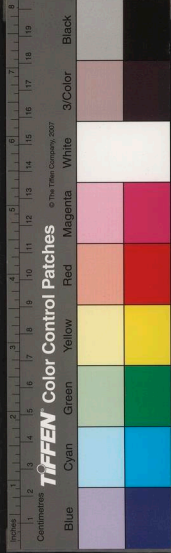
元會而不朽不腐卽大椿冥靈胡以加故余嘗  
謂天地間之物節最高而年最永宜莫有松若  
者也龍丘李君別業清溪之上長松數百枝環  
精舍而周焉故君少輒以松溪自命今年登五  
秋矣懸弧之旦親婭謀所以薦一觴者相率而  
丐言于余余不識李君何如人第卽松之爲物  
而卜君之算日升川盈繩繩乎其未艾也或曰  
吾子之所云松節最高而年最永彼托根于岩  
穴委幹于泱莽生寬閭之野長寂寞之鄉老無





何有之境其得算也固宜李君腰巨鑷容燕吳  
錢塘廣陵管丘碣石當世所謂天府陸海豐亨  
盛麗區也李君以大賈冠危衣繡烹肥擊鮮夷  
衍其中芳辛旨醴之所炙觸妖冶娥曼之所滂  
瀋奇褻詭特之所播美吾見其精日益以搖神  
日益以騷而形且日益以凋若之何與彼清溪  
之上蒼然鬱然者而計其久近也是不然子獨  
不聞之大隱市朝小隱林藪之說乎有熊帝而  
仙者也周穆王而仙者也柱下史而仙者也關

尹令而仙者也夫其據九五之尊肩朝命之重  
猶之乎蟬蛻塵埃羽化霄極而矧乎李君者矜  
靈茹和潛耀欽鏘爵祿靡人簪珥弗櫻精外嗇  
而神內完彼其所爲自葆者充矣碩矣堅且固  
矣其獲算之永也微松之爲物其孰與之上下  
其論也且也祖龍氏以殺伐斬長生以嗜欲斬  
羽化其于松殊趣無論若陶之逸杜之放臭味  
埒之乎松若無間然迺取稱太宏流譽太遠犯  
造物之所風忌故兩君子之季不可以天折論



而要以耄耄期頤遠矣李君者不惟不風波于  
 富貴抑且游心于混元抱朴于堯玄澹乎其無  
 名穆乎其忘言之人也之箕也將邁陶駕杜而  
 與赤松諸真揖讓于清都絳闕者區區人間世  
 夫胡足以旣之于是或人聳然避席載拜曰旨  
 哉夫子之所為說松也請揭之文錦播之鄉閭  
 以永為松溪君壽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八

終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九

辯十二首

五霸辯

伯翳辯

少康中興辯

文丁殺季歷辯

西伯辯

夷齊叩馬辯

東遷辯

麀蓋策馬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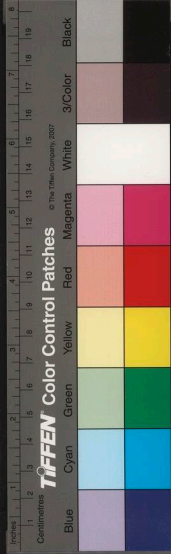
張飛字益德辯

河伯辯

西王母辯

二女辯

考二首



而要以耄耄期頤遠矣李君者不惟不風波于  
 富貴抑且游心于混元抱朴于堯玄澹乎其無  
 名穆乎其忘言之人也之箕也將邁陶駕杜而  
 與赤松諸真揖讓于清都絳闕者區區人間世  
 夫胡足以旣之于是或人聳然避席載拜曰旨  
 哉夫子之所為說松也請揭之文錦播之鄉閭  
 以永為松溪君壽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八

終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九

辯十二首

五霸辯

伯翳辯

少康中興辯

文丁殺季歷辯

西伯辯

夷齊叩馬辯

東遷辯

麀蓋策馬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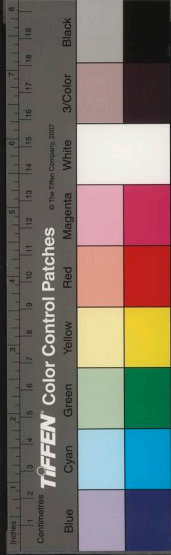
張飛字益德辯

河伯辯

西王母辯

二女辯

考二首



唐天策十八學士考  
唐十八學士像贊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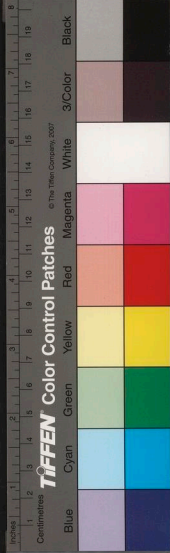
少室山房類彙卷之九十九

漱水胡應麟明瑞著  
新都江湛然清臣輯  
清漳盧化鰲龠騰訂

辯十二首

五霸辯

學者多譚五霸而不得其說于桓文之外于是  
取昆吾乎夏取豕韋取大彭乎商以合乎周之  
齊晉而五之自遷史夏商本紀旣絕弗載而春



秋秦漢雜傳子書又往往撥捨其一而軼其二  
三是以後世之惑滋甚蓋余讀汲冢紀年而始  
得其說焉夫霸之取稱其大旨二諸侯而有勞  
王室錫之茅土俾專征伐而人服之若文王之  
爲西伯是其伯伯以功也諸侯而弗共王室恃  
其強大自專征伐而人畏之若共工之伯九州  
是其伯伯以力也自徐偃宋襄攘竊仁義卒以  
削亾爲天下笑而戰國之君盛以甲兵土地相  
凌于是乎孟軻氏大明王道以辟之而霸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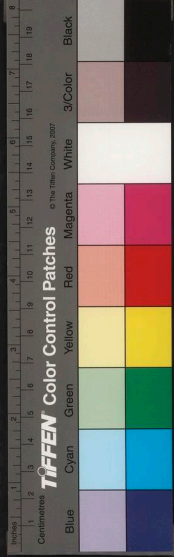
者祇以爲尚力之事槩之三代盛時之所謂伯  
迴不侔矣考竹書所紀三氏其始之伯也要皆  
得之于功而其末之亾皆失之于力者也夏仲  
康六年錫昆吾命作霸帝芬三十三年封昆吾  
氏子于有蘇帝癸元年昆吾氏出居許帝癸二  
十八年昆吾氏伐商三十年商師征昆吾三十  
一年商克昆吾此昆吾氏之始末紀于竹書者  
也夏孔甲元年廢豕韋氏使劉累豢龍帝昊元  
年使豕韋氏復國商外壬四年邠人佻人叛河



宣甲元年彭伯克邠五年佻人入于班方彭伯  
韋伯伐班方佻人來賓祖乙元年王卽位自相  
遷于耿命彭伯韋伯武丁四十三年王師滅大  
彭五十年征豕韋克之此豕韋氏大彭氏之始  
末紀于竹書者也合前後而較之昆吾也豕韋  
也大彭也其詳不可得聞其興滅之大都槩以  
具矣夫昆吾氏之霸霸于仲康之代而亾于桀  
豕韋大彭之霸霸于宣甲祖乙之代而亾于武  
丁夫昆吾氏其興弗可考自彭伯韋伯之命于  
商而昆吾氏可知也大彭豕韋其滅弗可考自  
昆吾氏之黨于商而豕韋大彭可知也然則世  
之談五霸者以其始之以功霸而合之桓文乎  
則可以其末之以力霸而合之桓文乎則弗可  
夫桓文固尚力而厥功實弗容掩也述三氏于  
始則類迹三氏于末弗類也是昆吾大彭豕韋  
齊桓晉文之說也

伯翳辯

三代而上史書名氏之譌衆矣其最大而可疑



可疑而弗可弗辯者亡若伯翳之與伯益自史以伯益佐禹以伯翳先秦司馬貞張守節等並疑其謬而莫能援明証以折衷之故歷世紛紛迄于今伯翳伯益爲二也夫使伯翳伯益若共工倉頡粟陸容成鴻蒙雲將齧缺之屬荒忽茫昧而不足有無則可誠禹之佐舜之輔而秦之先則其所係世道何如者而可弗定于一也史遷秦本紀云大業娶女華女華生大費大費佐禹平水土輔舜馴鳥獸舜妻以姚之玉女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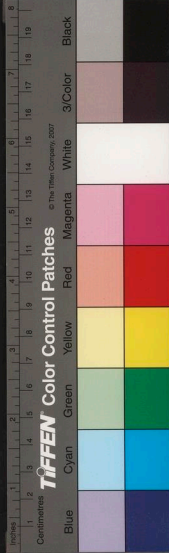
曰栢翳爲秦之先夫禹作司空天下之大任佐禹濬川天下之大功藉令非伯益而別一人則尚書載之當參咎陶伍稷尚矣今考虞廷臣庶四岳九官十二牧輩靡不具載于書而伯翳之文獨不經見以史所稱平水土者質之乎書則借奏鮮食益事也以史所謂馴鳥獸者質之乎書則掌火作虞益官也然則尚書所云伯益非伯翳而誰耶秦紀所云伯翳非伯益之誤耶蓋伯與栢其音同秦本紀作栢翳益與翳其聲近故史記



誤以一人析而爲二猶幸乎其人雖二而其事則一也然而大費之云又胡以稱也則吾嘗讀汲冢紀年而得之竹書紀啓卽位之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夫史記先稱大費復稱伯翳伯翳爲人名則大費爲國封矣大費爲國名則伯翳爲伯益矣卽竹書一簡而伯翳伯益大費舉不待辯而明而司馬貞張守節皆置弗道彼索隱者惡在其爲索而正義者惡在其爲正也

少康中典辯

春秋戰國之世文士之好奇不已甚哉自古中興之烈亡大于夏少康者粵自襁褓之中已蒙大難流離竄匿四十餘載迄以一成一旅復夏舊物而光大之彼其崎嶇有虞仍鬲之間所爲布德兆謀蓋將靡所不極而史遷本紀盡逸其文後人求之弗得遂舉離騷天問荒忽謬悠之說以實之夫夏自大康距于夷羿寒浞篡于有窮中間喪亂因仍世已三易而況與過澆狡力相資滅斟弒相跨據都邑視王莽桓玄之禍弗





帝十倍豈一刺客一虞人之任哉少康履歷僅見左氏而首末弗詳惟汲冢紀年差備復夏之事第言伯靡自鬲帥斟鄩灌之師以伐浞世子少康使汝艾伐過殺澆伯子杼帥師滅戈少康自綸歸于夏邑其事雖不可詳考要皆王者正正之師至如離騷所謂襲女岐縱田犬則絕不見于簡編也離騷所問蓋齊東里社鬼巫虛墓之談屈子放逐無聊感而筆之以問後世世儒不能辯斥而好奇如沈約者又引之以釋紀年遂使少康靡艾萬古中典之績下全孟嘗郭解之儔余不得不辯之

文丁殺季歷辯

劉知幾史通云汲冢瑣語稱舜放堯於平陽而書云某地有城以囚堯爲號識者馮斯異說頗以禪受爲疑又云汲冢書稱舜放堯于平陽益爲啓所誅又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凡此數事語異正經其書近出世人多不信也按舜之放堯文之殺季無事別說足驗其情已于此篇



前後言之詳矣夫惟益與伊尹受戮並于正書  
猶無其證權而論之如啓之誅益仍可覈也右  
俱劉語按汲冢書目云瑣語十一篇諸國夢卜  
妖恠相書也則瑣語之書大抵如後世夷堅齊  
諧之類非雜記商周逸事者也其書自隋唐志  
外諸家書目咸所不載蓋自汲冢既出之後旋  
就湮沒可知惟紀年載太甲殺伊尹沈約固疑  
爲後人所增至文王殺季歷乃商君文丁非文  
王也考劉史通前後議論以春秋亂臣賊子規  
度賢聖故妄意文王得位亦如商臣許此之爲  
而弗詳考本書恣其毀譏真所謂言奸而辯紀  
醜而博者其能免仲尼之誅乎夫卽劉引紀年  
鹵莽舛謫若此則所謂瑣語云云尚足信哉

西伯辯

自文王釋羑里之囚紂錫之弓矢得專征伐世  
遂以文王爲西伯至戡黎一事咸曰文王是舉  
將以震紂而萌其悔心也噫文王三分有二以  
服事殷仲尼至德之嘆蓋惓惓焉一旦甫釋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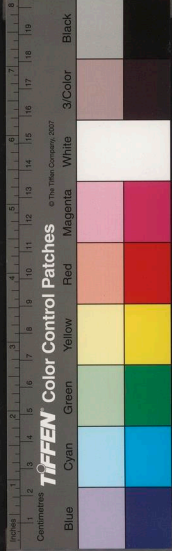


繫而輒有戡黎之舉若句踐以美女豢吳而兵  
隨其後者孰謂文王之德顧爲是耶且紂當文  
王之時三仁未亾天命未絕諸侯八百未會而  
文王遽稱兵以獵其郊視後世亂臣賊子舉晉  
陽以清君側者復奚異哉元儒金吉甫氏獨引  
膠革之言直以戡黎繫之于武而文之心始暴  
白于天下萬世然膠革之言足以証西伯之爲  
武而不足以証戡黎之爲武也余考汲冢竹書  
帝辛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四十二年西伯發受

丹書于呂尚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自武王之  
立以至殷亾始終西伯之外無別稱焉于是始  
信戡黎之舉灼然出于武王而文之以服事殷  
沒齒皦無纖芥可以刷百代之疑矣金氏前編  
多引竹書獨茲事關涉非眇而紀年所載彰明  
較著持爲愉快人心而偶未之引豈考覈有所  
未至耶

夷齊叩馬辯

甚哉三代而上史氏之說之不足憑也司馬遷



列傳七十而首伯夷而其傳伯夷也始之以逃  
堯之文卒之以伐紂之諫蓋歷數百千年未有  
核其實者也夫讓王之謬有識槩能辯之獨叩  
馬一事其所關涉甚鉅宜其所紀載特詳乃遷  
所取証茫無一焉而世之儒者萬喙一詞卽博  
涉自信如宋羅泌之流亦僅啓其端而其說迄  
靡竟也夫三代之書遷所取証者六經孔孟之  
外國語短長莊列韓呂數子已爾孔子于夷則  
賢之矣孟子于夷則聖之矣而未嘗概叩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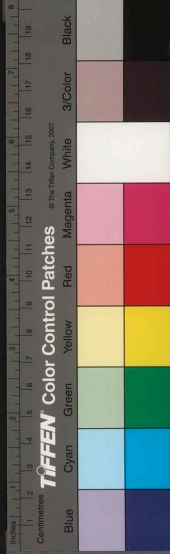
事也孔子于夷稱其餓矣孟子于夷述其清矣  
而未嘗概叩馬之言也采薇一歌足發明武未  
盡善而孔則刪之食粟之恥有大于弗聽惡聲  
而孟則置之揆之事理胡刺謬也先秦之文詳  
于識文武者宜莫踰左氏勇于非湯武者宜莫  
踰莊周而左國諸書談者弗引莊列諸書引而  
弗言書出于漢之後而足以証周之前者汲冢  
而汲冢諸篇又始終無一語及也然則叩馬之  
諫大史所采據果何書也夫三代之書其傳于



後世常寡而三代之迹其軼于上古常多至聖  
賢大節未有不具載于六經而互見于子史者  
若之何合六經諸子諸史而茫亾一証也故吾  
斷以爲夷齊無叩馬之說也然斯語非遷創之  
蓋戰國遊談之口而遷信之大果也夫戰國之  
談其起于見夷齊之遜位而遂疑武王之有爭  
聞夷齊之居周而遂疑伐紂之當沮因委曲傳  
會而爲是與夫叩馬一節在夷齊誠優爲而若  
臣父子一言足以樹天地古今之大戒顧以之

垂訓則偉而以之紀實則疎也則君子之讀斯  
傳者尚亦取其言而姑畧其事也哉

仲尼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餓之云者  
蓋以夷齊遜國而貧弗若景公之擅國而富  
曷嘗謂餓而死也夫孔子餓于陳蔡靈輒餓  
於翳桑而皆未嘗死胡首陽之下夷齊獨死  
于餓也食粟采薇其因餓之一言而附會歟  
夫武王非復諫者二子之難難遜國弗難叩  
馬難無怨弗難采薇莊周稱夷齊之成陽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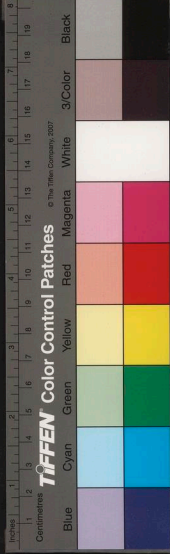


武伐殷曰天下亂周德衰不若避之遂至于  
首陽之山因餓而死此太史之說所從出然  
莊生滑稽口也而亦愈可証其無叩馬而諫  
之事矣

東遷辯

蘇子瞻論周之失計莫甚東遷而以靈王神聖  
諸侯服享爲証此但據子朝之書而弗及詳論  
其世也靈王之世孫寧出君而莫能討崔慶弑  
君而莫能誅陳生伯與爭政而莫能斷至假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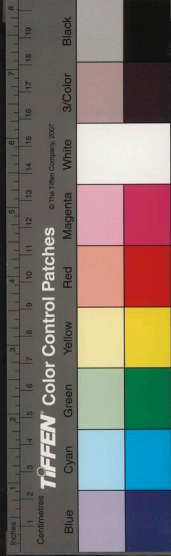
國大夫以聽訟于王庭其紀綱各分幾于蕩無  
一存矣穀洛之鬪王欲壅之太子晉之諫可謂  
切深而王卒弗能用也終其身政事可見者聘  
后致命于齊而已神聖服享惡乎在哉善乎唐  
李翔之言也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不能以  
天下取河北夫唐之弗振豈亦東遷之罪也夫  
太子晉一言晉人遽欲舉侵地而返之俾弗蚤  
死而君天下卽成宣之治可驟復衰周之末胡  
以救失東遷哉



卷之九十九  
鄉先達范茂明作東遷辯明周失計弗繫此  
壘數百言其說大備卽于瞻復起莫能奪  
矣獨所謂鬚王神聖諸侯服享二言蘇氏引  
以証東遷之失者未有說以破之余恐後學  
于史傳弗深考尚爲眩惑故詳覈其世以補  
浚明之遺夫靈劣謚也春秋諸侯謚靈若陳  
若晉若楚其君皆不道之甚迺鬚王神聖服  
享而獲謚爲靈何也卽二語不足徵而以周  
之弗振委東遷謬矣餘說皆范已得之吾見  
以册及

麾蓋策馬辯

吳明卿肥城縣重修關侯廟誌云侯嘗麾蓋策  
馬刺顏良萬衆中語誤甚按陳壽三國志壯繆  
本傳云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千萬衆之中  
斬其首而還其句讀當以麾蓋爲句屬上而策  
馬刺良文屬下句麾蓋者如韓信與趙戰泝水  
建大將旗鼓之類東魏高敖曹攻宇文泰建旗  
蓋以臨陣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蓋大將行  
兵率戴兜鍪被鎧甲混卒伍中庶不至爲敵餌



若建旗蓋履前茆一爲敵人所識叢而射之萃而攻之無弗立斃矢刃者如劉宋殷孝祖自負誠節嘗履行陣中軍中謂之死將卒殪流矢張巡欲射尹子奇而不識乃以荻爲矢敵得之馳白子奇隨而射之喪其左目齊神武再攻宇文有識神武所在者以白泰秦因亟選壯士十人配賀拔勝以攻神武幾獲之唐李晟錦裘繡帽以奪敵心李懷光請其餌賊卽大將行兵可見當時良不建麾蓋則萬衆中何繇別而刺之凡熟史學者此等入眼瞻然吳篤習聲詩而未暢今古誤則宜也

張飛字益德薤

世說劉孝標注引蜀志張飛字翼德今志不爾亦傳寫之訛也

陳壽三國志關盪寇羽字雲長一字長生張車騎飛字益德而無別字元末市井演義訛益爲翼世人童孺習觀而正史反高閣束之遂不復知演義之謬據關壯繆傳孔明荅雲長書論馬超云當與益德並驅爭先又飛傳據水斷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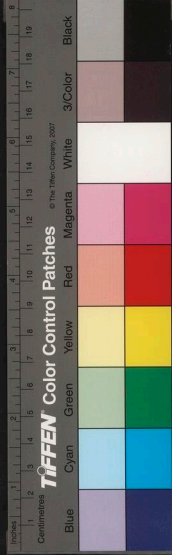




身是張益德也可來決死司馬公通鑑所載並  
同元好問唐詩鼓吹李商隱詩云益德冤冤終  
報主阿童高義鎮橫秋其本集亦然自唐人未  
嘗以益爲翼也宋洪景盧夷堅志第七卷論  
張益德廟云蜀車騎將軍張益德廟元在遂寧  
之涪江又引王景文夷堅別志云雲安夢張益  
德甚白亦見夷堅七卷此條之下是宋人未嘗  
以益爲翼也近王長公關壯繆論乃有孔明翼  
德之文此蓋錄者依傍演義反以益字爲誤而  
私易之長公斷不知也緣翼義于飛稍軋故舉  
世雷同不知古人字義類有不可解者卽如蜀  
諸臣黃忠漢升徐庶元直字皆不隸于名詎容  
億逆余嘗戲謂必欲名與字協曷若以翼德字  
羽以雲長字飛耶談者爲一大噱

河伯辯

馮夷之爲河伯其說遠矣好奇之士壽張眩惑  
紀載實繁卽特立自信君子亦但斥言其妄而  
未嘗不以河伯爲水神也乃余讀竹書紀年而



得其說焉紀年載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  
馮夷鬪夫洛與河國名也伯禹也用與馮夷人  
名也謂河伯河神則洛伯洛神耶夫洛伯能與  
河伯鬪矣胡用之爲神寥寥後世而馮夷獨稱  
耶觀泄十六年殷侯以河伯之師伐易則河伯  
爲諸侯而馮夷非神鬼昭昭矣穆天子傳河宗  
栢夭爲穆王乘副車導之極於西土而後逐則  
當時栢夭亦造父賁戎之屬扈從穆王者藉如  
後世所謂魚身人首何以周旋天子之側哉夫

九歌屈氏之寓言而秋水莊生之幻說本未嘗  
謂實有且絕不道馮夷之名而茂先博物成式  
酉陽從而爲說以實之吾不可以不辯亦幸而  
得之竹書也

西王母辯

山海經稱西王母豹尾虎齒當與人類殊別考  
穆天子傳云天子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  
西王母爲天子謠天子執白圭玄璧及獻錦組  
百純組三百西王母再拜受之則西王母服食



語言絕與常人無異並無所謂豹尾虎齒之象也山海經偏好語惟所記人物率禽獸其形以駭庸俗獨王母幸免深文然猶異之以虎齒益之以豹尾甚矣其無稽也竹書紀虞舜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玉環玦則西王母不始見於周時莊列俱言西王母亦不言其詭形惟司馬相如大人賦有豹尾虎齒之說蓋據山海經耳乃山海經則何所據哉因讀穆天子傳漫識此爲西華解嘲倘大荒之外果有其人當命三鳥使

邀不佞閱風之頂浮大白三百賞余知言也

二女辯

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按二女之辯歷世紛紛景純獨謂天帝之女似爲有見第云湘川不及四瀆堯女旣爲舜妻安得下降小水而爲夫人此又首尾衝決之論夫堯女舜妻不當下降小水迺天帝之女不尤貴乎總之荒唐悠謬無事致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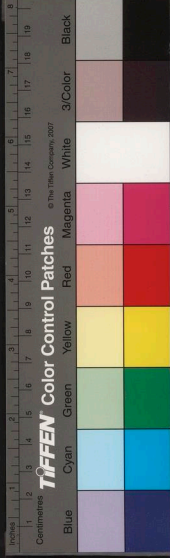


考二首

唐天策十八學士考

世傳天策府十八學士以唐一代人才盡此然  
當時隱太子及齊王元吉各延攬相傾秦邸不  
能兼得也按史武德初太子建成與秦齊二主  
勢位相軋爭致各流以自助太子則詹事李綱  
竇軌庶子裴矩鄭善果友賀德仁洗馬魏徵中  
舍人王珪舍人徐師模率更令歐陽詢典膳監  
伍瓌直典書坊唐臨隴西公府祭酒常挺記室

叅軍事庾抱左領大都督府長史唐憲秦王有  
友于志寧記室叅軍事房玄齡虞世南顏思魯  
諮議叅軍事竇綸蕭景兵曹杜如晦鎧曹褚遂  
良士曹戴胄閻立德叅軍事薛元敬恭允恭主  
簿薛收李道玄典籤蘇幹文學姚思廉褚亮燧  
煌公府文學顏師古右元帥府司馬蕭瑀行軍  
元帥府長史屈突通司馬竇誕天策府長史唐  
儉司馬封倫軍諮祭酒蘇世長兵曹叅軍事杜  
淹倉曹李守素叅軍事顏相時齊王有記室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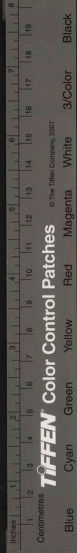


軍事榮九思戶曹武士逸典籤裴宣儼文學素  
朗及從弟承宗然則秦邸幾有雲臺之數亦不  
止十八也內顏思魯師古相時父子兄弟褚亮  
遂良父子薛收元超淹如晦叔姪一時同與盛  
矣

唐十八學士像贊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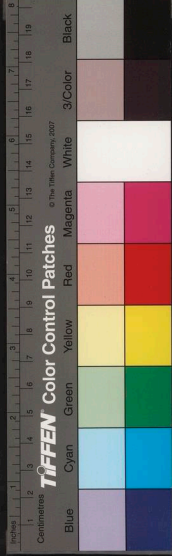
天策十八學士像闕立本寫今藏兵科中舊在  
大內相傳承樂中收付兵科每詹翰諸臣供事  
廷試者必留飲科中索一玩以爲故事萬曆初

周公瑕游燕中得摹本知卷爲沈存中家物而  
跋尾書迹頗不逮因補錄之瑯琊兩王公俱有  
跋大學士淮南李公介弟子毓刻之石嘗以一  
本遺家君余及見之存中跋謂圖中名字官秩  
與史多不合如姚柬字思廉史作姚思廉柬之  
蘇壹陸元朗薛莊史皆以字爲名李玄道蓋文  
達于志寧許敬宗蔡允恭史皆不字房玄齡字  
喬年史以房喬字玄齡孔穎達字仲達史以爲  
字穎達蓋唐書成于後人之手此乃當時紀實



者也右皆存中跋語然以余所見圖中最可疑者莫如顏相時圖載相時字師古按史師古相時兄弟也師古字籀相時字睿師古亦爲秦王府文學聲實出相時上而天策之選不與相時傳新舊唐書皆云武德中與玄齡等爲秦府學士舊唐書瀛洲事末復言楷時有兄師古紀載甚明當時在選決相時無疑而以師古爲字存中博極羣書諸學士官名全異悉考列跋中此其大矛盾者胡絕口不及嘗意摹本非存中之

舊後人因筆談所載按其名字與史異者贗作斯圖而不知相時何人以為卽師古也第存中所考史傳亦自多互異唐書薛收傳以為圖像而思收存中以為思收而圖像按收四年入館至七年卒以劉孝孫補之未圖象之先孝孫已召入爲學士不因思收始以孝孫補也新舊唐書褚亮傳俱以贊亮作杜如晦傳亦云而存中以爲于志寧考志寧傳不言此然亮及志寧各有贊其語殊不類自爲藉如傳及存中言則二



人必居其一並可疑也存中引蘇世長召對玄  
武門上譏其名長意短以蘇爲學士日改名按  
史世長入唐高祖責爲屯監尋引見玄武門與  
語平生因調之曰何名之長而意之短此時世  
長未嘗入秦邸存中蓋誤以高祖爲太宗唐書  
孔穎達元字仲達不二字穎達也存中素名淹  
洽而所取証咸抵悟若是蓋全憑記憶不檢冊  
書考之前輩徃徃病此 明楊用修亦然余恐  
後人取信存中將史傳漫不復徵是又與齊楚  
得失無以異轍叅訂是非而並存之俟異時學  
士定焉

後學章有成無逸校刻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九 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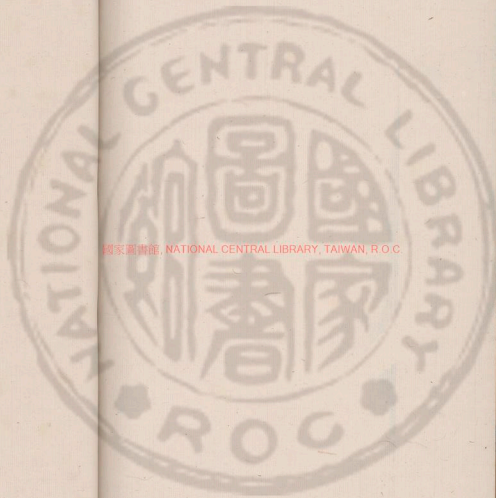
生室山房

卷之九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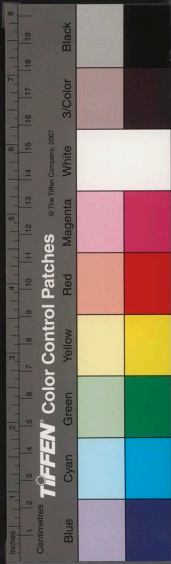
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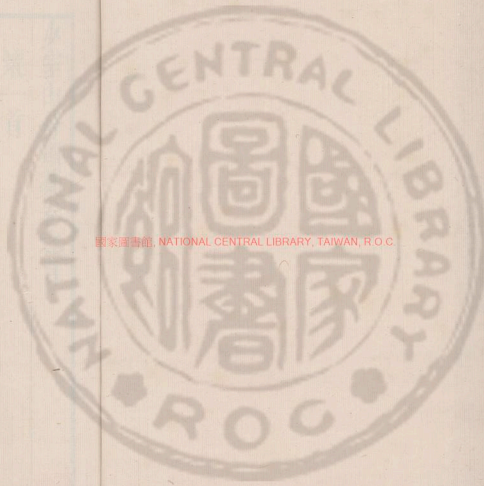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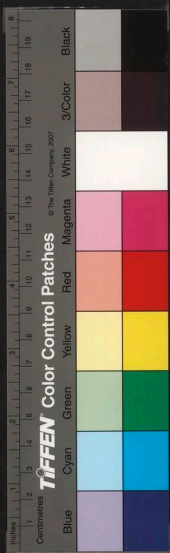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characters are faint and difficult to decipher.

3463437 v.32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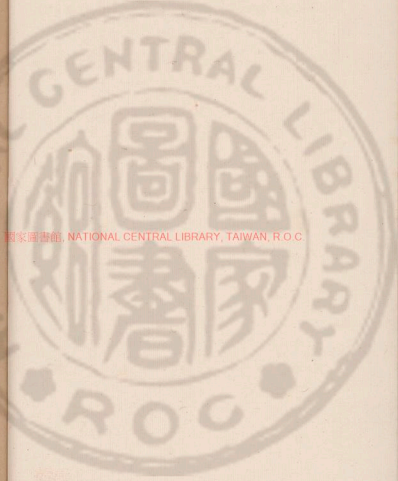
策一首

文學

策問二首

兵機

時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

漱水胡應麟明瑞著

新都江湛然清臣輯

清漳盧化鰲龔騰訂

策一首

問士稱文章學問尚矣顧前代以文章稱者其途有二以問學稱者其途有四其目可悉陳與其人之專門名家者可悉數與三代而下有能總括而會萃之者



與 明養士二百餘載理學事功無論  
亦有文與學名者與亦有能兼此二端  
者與近世有詆文章學問爲枝葉而託  
之乎空虛性命者以覈於周公仲尼之  
道然與否與諸士懷才待試有槩于中  
夙矣卽昌言劇論主司固樂聞之毋諱  
才之難于天下也匪質才之難也而真才者之  
爲難匪偏才之難也而全才者之爲難夫隋侯  
之珠代不一遇而蚌胎盈目和氏之璧世不一

覩而砥砭塞塗萬物盡然而矧于人乎此質  
才衆而真才所以難也輕清之形靡不覆幬而  
或虧西北重濁之體靡不持載而恒缺東南造  
物且然也而矧于人乎此偏才盛而全才所以  
難也夫真才之難一代不累人而全才之難尤  
累代不一人無惑乎文章學問士弗多見于天  
下而空疎謬悠竊性命以自文其陋也愚請歷  
陳其槩並擷其人而折衷于周公仲尼可乎夫  
士也艷稱于世非以其椎朴無文執鋤犁規什



一下同于畊農坐賈也又非以其浮夸無實絕  
文采屏見聞竄迹于黃冠梵流也盖古今言士  
自道德事功外其途轍槩有二焉執事所課文  
章所謂學問是已文章者上而皇帝王霸之謨  
下而神聖賢智之撰遠之而彌綸宇宙幽之而  
感格鬼神亡弗賴焉其功用若是大也士亡貴  
乎文卽六經咸虛說矣問學者上下古今之迹  
百家衆技之方禮樂聲名事物之煩鳥獸昆虫  
草木之網無弗貫焉其統括若是宏也士無貴

于學卽六藝咸虛文矣夫文以闡乎學學以博  
乎文二者未始不交相用顧天之生才有限士  
各以其性質所近而專門名家于是工撰述者  
以文章名務淹貫者以學問名而其途始分而  
文章之體非一爲之者往往極于力之所到而  
時之弗及乘于是或剽意詩歌或殫精紀述而  
文章之途復析而爲二學問之道非一爲之者  
往往困于資之難兼而日之弗暇給于是或以  
經學名或以史學名或以典章經制名或以百





家小說名而學問之途復析而爲四以文章之士言之春秋則檀揚左史公穀荀卿韓非屈原宋玉漢則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楊班枚李六朝則曹劉阮陸潘左陶謝唐則王勃李白杜甫韓愈陳子昂柳宗元宋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蘇洵軾轍黃庭堅陳師道是皆卓乎以文章師百代者也然或長于敘事而短于持論或工于古選而詘于聲詩或富于大篇而艱于小絕卽文章一體尚不能會其全而各極其趣况兼

二者而時出之也而欲以其餘而究極乎學又可知矣以學問之士言之春秋則公孫僑萇弘倚相漢則東方朔劉向歆馬融鄭玄六代則張華束皙郭璞皇甫謐王肅陸澄劉炫劉峻唐則孔穎達虞世南歐陽詢顏師古李善杜佑宋則徐鉉徐鉉劉敞沈括鄭樵馬端臨王應麟皆赫然以學問著一時者也然或優于經術而典故未詳或核于史書而幽隱未洽或博于徵事而各理未精卽學問一道且不能該其二以及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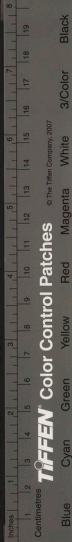
三况兼四者而悉備之也而欲以其餘而肆力于文又可知矣卽其中若史遷之紬繹金匱劉向之直諫多聞楊雄之究心奇字韓愈之博極羣書非不羅百氏于文辭也而吟咏則非長若陳思之綜核天人景純之注釋蟲魚子安之辭遠五雲杜公之書破萬卷非不蒐羣彙于詩賦也而紀綴則未極是數君子者上下千秋最爲傑出其得其失且較然若此而况乎其下此者也 明興聖化作新人才蔚朗醇備于國初優

游于宣化勃興于弘正博大于嘉隆若伯溫季迪仲默昌穀子業于鱗敬美助父明卿之于詩子允希直平仲賓之克勤仲冕德涵允寧道思伯玉之于文以絜古作者之途亦旣纏纏乎可觀矣若介夫仲深元明應德才伯室甫之于經于史子淵用修子元子衡非言叔心之于子于集以較諸古學者之途亦旣琅琅乎可述矣顧其所就猶之乎各擅一長自各一家未有能總括前人超軼往代者也至于浦陽之文稱博洽



矣而勝國餘風纖艷未掃尚儻于詩北地詩文稱並嫩矣而六代以還典籍未覩何有于學瑯琊崛起吳會文則根極漢史而出入貞元詩則風骨建安而鎔情大曆以至遼古之遐踪昭代之經制蟲魚之瑣屑科斗之瑰奇無弗肆而覈曲而通焉庶幾乎齊驅左馬杜韓追美僑弘向朔矣惜其于文則尚缺于史于學則未暇于經也夫獨造而不能兼該固前人之所短自開一堂與自立一門戶亦明代之所闕也蓋前人

當特起之運天聲其機人殫其力故偏至非難而兼長並茂爲難明文承累代之餘蹊徑無餘矩矱脩極故總統非難而特出創造爲難時也勢也亦莫非才也然此特論于三代之下也等而上之不有元聖如周公其人乎材美冠天下而驕吝不形藝能高一代而吐握不暇多士無逸諸篇委纏而真至七月東山諸什典厚而沉深周禮一書四方百物之具陳何其肆而隱也爾雅諸訓草木昆蟲之備舉何其贖而該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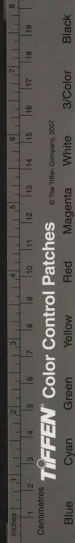
有大聖如孔子其人乎經天緯地以爲文致知  
格物以爲學風雅之陳又象之係詞人皓首弗  
能窺書禮之刪春秋之作文士一詞弗能贊而  
問禮問官學琴習射對商牟辯萍實讀秦岱之  
奇文識防風之巨骨神遊六藝之精而統括之  
無外心通萬物之表而周晰之無遺是二聖人  
者誠命世之真才萬古之全才文章學問之極  
而士所亟當誦法者也迺漢唐以後諸君子亦  
豈可遽少哉精凝于一而志于必傳神選于先

而矢于必達罔羅百氏以爲業羽翼羣聖以爲  
功其自信于中有俟之百世之後而不惑其自  
得于已有投之于乘之重而弗顧其造詣雖有  
淺深其成就雖有鉅小均之無負真才之名永  
肩不朽之寄誠桀紂之威武不能屈祖龍之烈  
焰不能焚者也柰何近日冒士之名者畏惡其  
能而且自揣其弗能至乃欲以虛名高之遠宗  
主靜之禪機近述良知之說以詞章爲雕飾  
以文字爲浮華詩書名物問之茫然曰六經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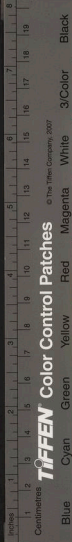
注脚也秦漢君臣詰之莫對曰諸史皆陳編也  
其意若甚玄而可喜其言若甚簡而易循其自  
處若高于子貢有若而究其指歸探其蘊奧曾  
不足以焚香洗鉢于小乘之門伐薪汲泉于外  
道之側而方且居之不疑岸然左氏所謂太上  
欲羣天下之豪傑而下之嘻其亦甚矣其亦悖  
于周公仲尼之道矣吾意二聖人多材多藝多  
能多識當不若是之墻而面膚而立也藉使二  
聖者詩書易雅之無傳禮樂春秋之無作而吾

且信其能爲而能弗爲也何也彼其天聰明之  
盡決非椎朴無文玄虛無實者倫也謂二聖之  
道盡于文與學乎固不可繇今之道則大易所  
謂徃行前言顏之所謂博文曾之所傳格物思  
之所稱問學孟之所推詳說皆一舉廢矣下而  
子貢游夏之文學况雄通愈之著述其於聖門  
堂廡無復步武之望矣爲之說者求其故而不  
得于是陸氏楊氏以周公仲尼其過不可枚舉



王氏輩以文王孔子遠出堯舜之下其說愈新  
其詞愈誕使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大駭而  
不敢致詰甘爲之下而習聞其論者狂易反走  
飛揚跋扈而莫知底極有志之士太息流涕痛  
哭欲究正其故而往往阻于其道之不相入嗚  
呼彼誠惡夫周公仲尼開文學之端文王之謚  
而爲文孔子之大而能博不若堯舜之精一執  
中也吾不知堯舜之精一于庖義氏之畫卦庖  
義氏之有畫于天皇氏之無言而上而盤古而

混沌其等可一一差別耶若是則秦始之焚書  
功烈當首乎三皇漢高之不學道術上崇乎五  
帝梁武之餓臺城遠勝放勳之殂落蕭繹之談  
老子迴邁杏壇之設教而卽其羣剽而陰習者  
老氏何以有道德五千之文釋氏何以有大藏  
五千之富也吾聞老聃氏之史柱下藏書溢于  
九丘吾聞瞿曇氏與外道角各習其道而勝之  
而後出其上而大弟子阿難以多聞爲第一彼  
其說則誠異端其才亦必有過絕于人者未聞



有所弗能有所弗知而後謂之上乘絕詣也吾  
聞老聃莊周列禦寇之文簡奧而宏深沈洋而  
奇肆吾聞法華華嚴楞嚴圓覺維摩氏之書博  
大而要眇周遍而精微彼其中亾意于文然而  
曷嘗不文也其道弗專于博然而曷嘗不博也  
今之儒者自估俾世資外蒞乎昧乎舍哺鼓腹  
太平之世則亦已矣何至視筆札爲仇讐以載  
籍爲疣贅標同伐異造作名字冥心閉目樹徒  
扇黨其流相引而不已其禍循環而無端不至

于楊墨之橫議代厲之縱橫弗止也此雖東晉  
清談諸君子且未能揖讓其間而况江都河汾  
之闔域伯淳元晦之緒餘哉若是則爲今之士  
宜何若而可曰周公仲尼其道大其德備其才  
全士之極也漢唐而下諸君子其業精其見確  
其才真士之次也近世之高談性命以自文而  
中無所有者士之賈也才之蠹也士也以賈者  
爲戒以真者爲師以全者爲極文章則發摠道  
術學問則翊衛聖經不用則寄之立言而道統



明用世則飭之吏治而功業起庶幾乎周公仲尼之徒在是彼空談性命者將自愧自艾之不暇而詖濫刑遁不得以說爲天下禍矣

此余鄉貢歲塲屋時義也當時命題者意有所屬風簷下漫爾信筆偶座師直指吳公閱及大賞之錄程式中自後余浮游江海原卷棄擲久矣辛卯東歸檢拾故篋覩程錄此篇在焉其詞間有泰甚皆吳公筆削之餘所

存余語不過十之五六余卷旣無從校覈重以吳公筆不忍舍旃輒據錄梓卷終匪以存余語實以存吳公筆也

### 策問二首

#### 兵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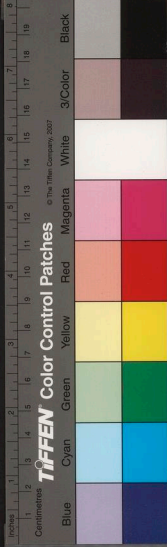
問兵非盛世所諱譚也迺古今稱善用兵往往不可以一端泥嘗試與諸士商之違令者誅師律也穰苴行之莊賈矣迺鄧羞于王猛顧以邀





賞而策勲將違令者不必誅與梗法者戮軍  
政也魏絳行之楊干矣廼許歷于趙奢顧以請  
刑而奏績將梗法者不必戮與穆公之釋孟  
明非以使功不知使過耶而狄青破南蠻以償  
軍之必罰也安在于過之使也武侯之縱孟獲  
非以攻城下于攻心耶而段熲平西羌以竄寇  
之必追也奚昧于心之攻也君命弗受漢文所  
以勞細柳偉矣而高帝單符直馳廣武之壁謂  
淮陰將略而出亞夫下吾弗信也敵虛必乘宋

武所以克廣固奇矣而文皇大衆竟扼高麗之  
墟謂任城將畧而出太宗上吾弗知也陸戰用  
車一也衛青以武剛走老上馬隆以偏箱討樹  
機一以攻一以守而皆破敵胡後世弗能遵歟  
水戰用舟一也關羽以縹緲虜龐德岳飛以舩  
艫殄楊么一以巨一以小而皆獲俘胡後人弗  
皆濟歟此其轉移呼吸違行若水炭而明效捷  
鼓桴豈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成法有不必泥與  
將事機質異非紀載所能悉歟爾諸士夙諳韜



鈐當必有燭照于衷者

時務

問昔人亟稱識時務則存乎俊傑矣夫俊傑未  
易言而時務未易識也 聖朝建都西北與大  
虜隣東南實維財賦之域項關會訂于海楊酋  
橫于川國家竭東南民力從事二方幸 天子  
威命爽靈服斃其處顧識者以關會雖殄餘黨  
尚存彼其不得志于朝鮮將無益導吾之無備  
而出吾之不意吾所爲飭勵于東南者何可後

也楊會殪矣而安氏諸姓恃功耽耽不乘此時  
講永賴之策踵楊會者據其巢窟復爾橫行東  
南將士何時而息肩耶越故稱君子六千 肅  
皇帝末訓練張皇摧鋒寓內曩二三狂狡脫巾  
潢池賴當事諸臣厥辜咸伏茲東戍解嚴南旅  
旋撤何以使之帖然閭井亾復隱憂歟天下方  
金甌全盛而人情洶洶造孽興妖靡有寧日大  
都東南不逞之徒而越諸無賴爲之嚆矢所爲  
逆折姦萌而潛銷彘罇將何道而後善凡此數



少室山房  
不卷之百  
務至亟誠不可不逆計于前而預圖于  
後爾越故東南首藩諸士必有以俊傑自期待  
者其詳著于篇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一

讀二十一首

讀後漢書

讀三國志

讀三國志關羽傳

讀晉書

讀晉書司馬宣王本紀

讀三國志裴注

讀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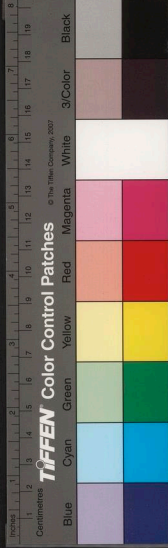
二則

讀北齊後周書

讀魏書

讀隋書

讀南北史



少室山房  
不卷之百  
務至亟誠不可不逆計于前而預圖于  
後爾越故東南首藩諸士必有以俊傑自期待  
者其詳著于篇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一

讀二十一首

讀後漢書

讀三國志

讀三國志關羽傳

讀晉書

讀晉書司馬宣王本紀

讀三國志裴注

讀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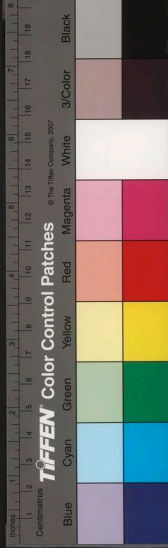
二則

讀北齊後周書

讀魏書

讀隋書

讀南北史



讀新舊唐書

讀宋遼金三史及宋史新編

讀宋史李全傳 三則

讀通鑑綱目 二則

讀通鑑胡氏注

讀世史正綱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十一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一

澱水胡應麟明瑞著

新都江湛然清臣輯

澱水趙鳳城文鎮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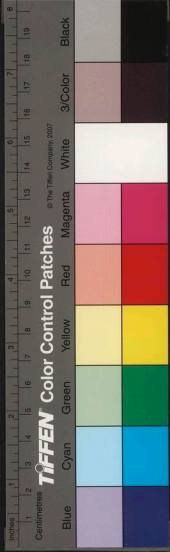
讀二十一首

讀後漢書

余嘗竊第古史筆爲三等尚書春秋上左國司

馬中班范二漢下而三國五代諸史弗與焉或

以進范曄退陳壽爲疑不知遷回而後文質兼



該贍而不穢詳而有體者僅擘庶幾雖劉精鏗  
采竭力字句獻吉所短迺虛極難繼遷固居前  
更有馬班能爲史漢乎昔人謂孟堅死而史職  
亾余亦謂蔚宗功而史才絕後生晚出挾天子  
令諸侯卽孟堅且恣齒牙矧復餘子試舉後漢  
一編歷南北二唐五代宋元遼金衆籍較之李  
獻吉云遠不及擘孟浪難觀者左馬復生斯言  
不易矣

讀三國志

陳壽有餘于質而不足于文范擘有餘于文而  
不足于質品格政自相當迺壽書失之太簡而  
東京一代故蹟讀范籍粲然足徵洎辭亦豐藻  
奕奕二史之優劣判矣

讀三國志關羽傳

王仲淹稱陳壽三國依大義而削異端朱紫陽  
亦謂近是乃今讀陳書者無裴注參考其顛末  
則魏蜀吳事幾若春秋以前若存若亾矣他無  
備論如關壯繆水淹七軍雖天時偶合當時攻



圖排決寧無方略謨謀矧曹氏戰將可當一面者惟禁與張遼徐晃數人老瞞之克大敵類爲軍鋒非許褚龐德一勇夫輩比也而傳弟言壯繆乘大船攻之禁等窮促悉降僅同兒戲於乎使老瞞任使繆悠皆若此類則二袁呂布之世雖百操無存而能併吞海內十之六七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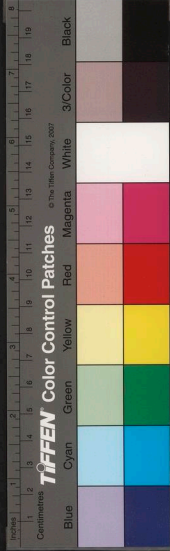
讀晉書

晉書成于開元之世謂文皇掠羣下之美以市名非也其贊有制曰者數處皆出自貞觀意見

要以衆史官雜沓輯成難于偏屬搃而歸之文皇耳李獻吉極論晉書蕪雜當修而王元美以爲裨官小說之倫皆得之矣第惜自竹林而後風流崇尚芬溢齒牙而此書備載語言履歷故清聲雅致徃徃有使人絕倒者猶勝于宋元之塵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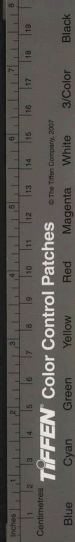
讀晉書司馬宣王本紀

晉書司馬宣王本紀云諸葛亮寇天水圍將軍賈嗣魏平于祁山天子曰西方有事非君莫可



付者使帝統車騎將軍張卬後將軍費曜征蜀  
護軍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討亮張卬勸帝分  
軍住雍郿爲後鎮帝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  
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  
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軍險麋亮聞大軍且至  
乃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帝曰亮慮  
多決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  
足矣於是捲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帝曰吾  
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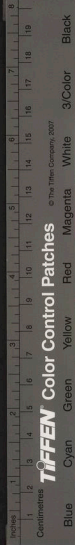
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帝列陣以待之  
使將金牛輕騎餌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  
亮屯鹵城據南北二山斷水爲重圍帝攻拔其  
圍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天子使使者勞  
軍增封邑諸將賞擢有差右事實本漢晉春秋  
前半大同獨後百數言誣甚漢晉春秋明言欽  
兵依險軍不得交而云與亮相遇列陣待之兵  
才接而亮退又尋亮至鹵城登山掘營不肯戰  
諸將咸謂公畏蜀如虎柰人笑何懿病之乃自





案兵向亮亮使吳懿魏延等逆戰魏兵大敗漢人獲甲首三千懿還保營通鑑綱目皆同而此云亮據鹵城南北一山斷水爲重圍懿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何矛盾之極也陳壽亮傳于街亭之役直書不諱而此但言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絕無損軍失律之文郭冲五事亦言祁山之戰殺張郃却宜王諸軍大克壽之不書爲晉室諱耳自餘孫盛鑿齒皆身爲晉臣直筆其事懿之子孫亦不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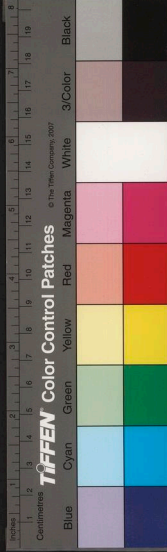
罪要以張郃之亾事勢彰灼無可飾言也晉史之脩乃在唐世其于典午時代遼邈一時諸臣何所遵據竄易舊文顛倒故實以愚觀者卽元亮禡魄棄甲潛奔悍將輿尸隻輪不返而索隱語怪代有其徒或藉以爲口實使孔明震古一建之助壞于瞽說此余不得不詳爲辯也善乎文皇之贊懿云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返軍固壘莫敢與爭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云云卽



贊詞以觀傳語其前後柄鑿自相背違無事詳  
覈他書誣罔立判矣

是役也張郃先請分兵駐雍郤懿曰此楚之  
三軍所以爲黥布擒也及相遇祁山郃固請  
分兵爲奇以擊亮懿又不聽蜀兵旣退復遣  
郃追亮以致陣亡自胡三省注通鑑皆以郃  
拒亮街亭威名夙著懿忌其能言計沮格以  
致殞身此似是而非者郃街亭之勝由馬謖  
非才達亮節度出于天幸且主客勢殊郃嘗

以十萬之衆喪師清川棄馬緣山鼠竄歸國  
其才固出益德之下而足當諸葛之前苟耶  
夫郃旣再拒武鄉蜀人所畏則魏明宜委郃  
隴西以永杜蜀患可也胡武鄉載出王雙授  
首郭淮曳兵郃于斯時無能建一矢之效耶  
觀魏平之圍明帝而命宣王以西方事重非  
公莫可固明知郃輩偏禪之才不足當茲大  
任允矣使郃前遇武鄉奮其螳臂則萬弩之  
射豈待木門之追而後決哉矧鹵城之戰宣



王自案中道向亮而令卻攻何平于南圍非  
不任以兵事迺統數倍之師攻蜀之一校  
而不能克彼街亭之勝由亮不用魏延吳懿  
輩二將一出卽宜王大奔卻于何有也

讀三國志裴注

裴世期之注國志劉孝標之注世說傍引博據  
宏洽淹通而考究精嚴辨駁明審信兩君之深  
于史學也迄今三國六代小說逸事往往覆轍  
二注以存而二書無注亦大有茫然不可讀者

故余謂著書誠難而注書尤難能注若二君可  
也

讀宋書二則

沈隱侯裴松之傳稱後人無聞而裴子野更爲  
宋略戮書沈氏之先以報之約聞徒跣詣裴謝  
遂兩易其文今裴略不傳大槩當是荀袁漢紀  
之屬以編年爲體文存簡要故纂輯易成且義  
取春秋以字爲褒貶也迄今觀之沈之忠和自  
有定論而裴之文學亦無事系籍世家而後傳



徒令人窺見私臆資笑藝林耳

又

隱侯子野皆宋世博洽之尤者然沈視裴先達  
隱侯作傳子野未必知名是沈故出于無意也  
而裴至取一代褒誅之大典以隱然自快其私  
可乎沈之徒跣固已卑卑弟爲厥先不容已而  
裴之淺中狹識卽其書義例可徵其泯絕不傳  
于後非著述之不幸也

讀北齊後周書

古今行陣之間兩雄相抗而不相下如兩虎並  
搏勢必一傷幸而不傷則天命在焉若漢高帝  
之阨睢水困滎陽是已迺袁紹之于曹操則一  
敗而亡劉曜之于石勒則一蹶而縛夷考古今  
兩雄相抗劔而隨振殆而輒安未有如賀六宇  
文二霸王者也歡以一旅滅爾宋兵強國富割  
據中原秦崛起歡後知衆寡非儔而委任賢能  
優禮智勇兩國之志于吞併數矣戰之最苦伐  
之最大者蒲坂河橋却山沙苑四役東西魏之



勝各二歡與秦各失馬濱危幸而獲免而秦爲  
彭樂所窘歡爲賀拔勝所追幾禽于敵而俱脫  
于險一何其巧也蓋兩人者才略大都等埒謀  
臣戰將又略相當而又皆偏霸之主天命在焉  
故行陣之間符巧若此然歡晚再舉兵以挑西  
師而秦竟不出蓋宇文之氣索矣考當時促歡  
受禪者其衆歡皆力折之而秦醜其君而竟篡  
之國則歡之賢秦不啻倍蓰而後世東魏並稱  
何也

讀魏書

魏收北士之小有才耳其人之鄙屑庸猥不可  
更僕道也而齊人以一代之史而付之高氏之  
政事斷可識矣是時北士之堪史筆者良鮮而  
邢子才最爲宿學可參用也胡獨以收流古今  
穢史之誚耶

讀隋書

鄭漁仲劇重隋書謂古今史籍第詳于紀傳而  
略于表志史自馬班外范曄陳壽皆徒具紀傳



而已于表志不敢窺也其論迂謬不情迺爾余謂陳范不作表志咸有他故范蓋書成未久旋即被刑而陳書分志三國與史漢體製懸殊且史之所重紀傳而表志若其間餘故耳若以表志有無爲史才優劣則沈約魏收之史宋魏固皆有之而李延壽南北史之無表志者一出而沈魏咸廢何耶且唐而後宋遼金元表志咸備而其文益下又何耶惟隋志一編古今卓絕唐室諸臣分任備極研磨又承隋世嘉則殿三十

七萬之後物力全盛海寓綦隆而魏徵諸公得以肆意于此故自班氏藝文後獨賴是編之存得以求究古今載籍離合盛衰其關涉非眇淺也劉子玄迺驟譏之是豈知史學者哉

讀南北史

司馬君實以李延壽書爲近代佳史余讀之信然所云機祥謔浪瓌屑備載余考典午以還清談鼎沸臨川世說晉書掇拾幾無孑遺沈約魏收等史卷動盈百延壽芟除蕪蔓會粹此編筆



削之功固以勤矣小說諧辭種種備載要以原  
書紀述不忍槩刪亦以其人多好且習尚所趨  
未能驟變也總之唐三百年史筆可觀僅茲二  
籍耳昌黎碑淮西傳毛穎而不能史順宗豈人  
禍天刑果以拙避乎

讀新舊唐書

啞囀氏云歐陽人雖名世唐書新靡加故今之  
識者購故而廢新此責備廬陵語也楊用脩遂  
劇罵新書以遠出舊唐下余不敏未敢謂然新  
書雖耽尚奇僻其氣法勁悍猶足成一家言第  
律之史筆當行不無三舍耳舊唐敘事委纏間  
有足稱而猥俚之詞冗贅之調旁午簡編果出  
新唐上否耶故余嘗謂史畏繁而繁若後漢可  
也舊唐不可也史貴簡而簡若三國可也新唐  
不可也三書者兩存之備考可也舉一而廢一  
不可也

讀宋遼金三史及宋史新編

宋遼金三史皆元脫脫修實歐陽玄輩筆也遼



金二史雖敘述庸庸猶粗足省覽迺宋史則叢  
脞極矣蓋玄摠其事非一人所成故諸傳志中  
有極冗者有極猥者亦間有整比可備刪削者  
摠之李獻吉所謂晉宋元三史必修之書而宋  
其甚也本朝柯維騏宋史新編稍去蕪蔓而筆  
力痿弱無發明殆若節椒耳王長公謂宋史之  
繁寧爲遼史之簡金史繁簡在宋遼之間亦差  
爲彼善于此也

讀宋史李全傳

李全始末頗見周公謹襍說宋史全傳間采之  
至盈兩巨軸其繁猥野俚亾論史筆幾與市井  
小說宣和遺事水滸等傳埒亦可徵元世文運  
否極也全起羣盜包藏禍心蹂躪淮泗青齊間  
幾二十載金宋元三國五遭其患非新塘支解  
禍亂未已金謂之紅襖賊全至死尚衣緋袍全  
傳盧鼓槌卽金將紇石烈牙吾塔以好用鼓槌  
擊人故又綉旗女將楊用修以配錦繖夫人者  
劉制使女也張惠號賽張飛後降全復歸金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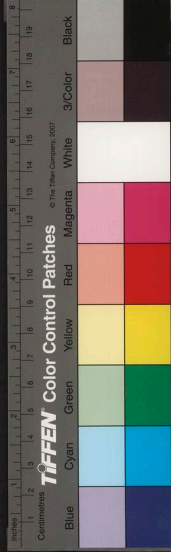


小室山房  
卷之百一  
十一  
峰之潰步持大槍奮鬪死之三人皆僻而不易  
考聊并識此

讀通鑑綱目 三則

綱目之繼統春秋也聖人復起斯言弗易矣迺  
至正閏之間各義之際槩之始終時有一二未  
甚懸合者今人窺見一斑便執爲奇貨毛舉全  
出以難紫陽而不知皆紫陽胸臆之餘剩也古  
今宇宙事變萬殊誅意原情勸戒百出卽如後  
人之說一隅得矣反之三隅則其變態異同當

益甚焉故紫陽寧徧徇其長而不暇盡圖其合  
要之足以寄褒誅存筆削而已若未一人之力  
而上下千秋數禩之工而整齊百代耳目漏遺  
編摩謬舛當必有之第平心易氣各尊所聞卽  
紫陽復生無嫌諒直而猥以螢爝微明橫生詆  
訕人雖自絕日月何傷於乎春秋而後歷世史  
書第存紀述素王遺業永廢人間獨是編體大  
思公詞嚴義正真足繼往聖開羣蒙何不知量  
者之比比哉



莽大夫楊雄死紫陽特筆也其意則偏惡子雲  
其義則責備賢者也後人求之而過有謂因貶  
見褒者而紫陽之序反騷胡笳皆深斥子雲貶  
而褒非其旨也有謂罪之使弗與于道者而雄  
之于道醇疵之間有亾之際非若曾孟之繼體  
宜尼也且罪雄而荀董王韓輩又胡可以一一  
罪也夫紫陽之有功聖門過周程邵張遠而皆  
極口推轂之非護前者也雄身為漢臣莽篡而  
不死可也而猶仕何也紫陽特而筆之假雄以  
明春秋之義也而非雄則紫陽固未暇筆也總  
之責備賢者也求之而過者皆非也

又

盧格荷亭辯論難紫陽以不死書狄梁國也是  
徒知文公之有綱目而弗知其有語類也語類  
明言書梁國死矣而竟弗果也其潛授五龍挾  
日虞淵也非周旋孽后而得其聽從弗能也故  
梁公之任爲唐也匪爲周也其死死唐也匪死

又



周也夫責賢者備春秋也爲賢者諱亦春秋也然則胡以弗責梁國而諱子雲也子雲昧大義而梁國振大艱其迹同其心異也於乎文公之諄諄於語類也亦旣慮夫堦井之夫必嗷嗷于一得矣而卒弗果也則吾所謂不得已而徇其長者也夫彼所目詔國能皆邯鄲之餘步也觀語類可以愧死矣

讀通鑑胡氏注

自裴松之三國注成史學中無可繼者獨胡三省之注通鑑宏蒐博引備錄諸說而斟酌事勢懸斷是非皆昭昭目睫于千載之上俾溫公未發之旨開卷瞭然真司馬之忠臣涑水之素相也當溫公之成通鑑自謂得劉道原范祖禹諸人各任其事以奏其功而不知三省之注其功尤有大者世或日用而弗知也

讀世史正綱 二則

通鑑之後有朱氏之綱目綱目之後有丘氏之正綱三書皆宇宙不可缺者而綱目之異于通



鑑正綱之異于綱目皆所以究于同而不足爲異也

又

西京而後史之所謂褒貶者綽如矣司馬氏之纂通鑑也體主編年意資治理所先務非褒貶也紫陽始折以春秋裁以大義華袞鉞雙字凜然矣而其創于嚴也慮世以爲刻也故法有所不必盡行而意有所不必盡究也蓋丘氏之止綱出而克類盡義無餘憾矣亂臣賊子明以後其少瘳乎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一

少室山房

卷之一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二

讀十二首

讀汲冢三書

讀莊

讀山海經

讀墨

讀呂覽

讀戰國諸子

讀世說新語

讀蜀志譙周傳

讀吳志魯肅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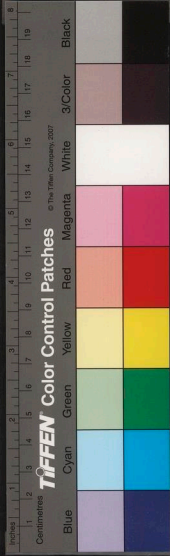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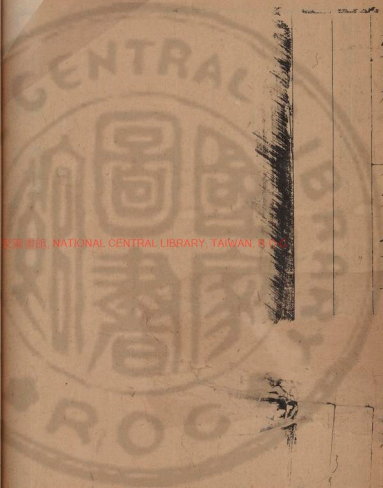
讀杜甫咏懷古蹟詩

讀葛稚川魏武逸事

讀空同子

少室山房

卷之百二目錄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二

讀十二首

讀汲冢三書 讀莊

讀山海經 讀墨

讀呂覽 讀戰國諸子

讀世說新語 讀蜀志譙周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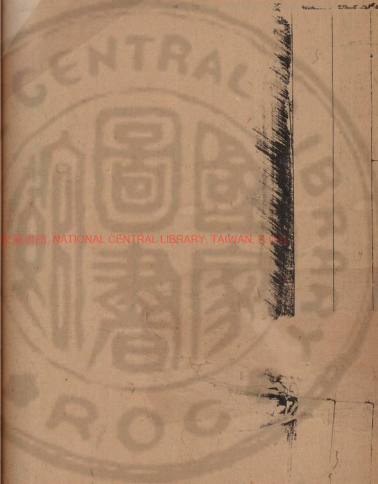
讀吳志魯肅傳 讀杜甫咏懷古蹟詩

讀葛稚川魏武逸事

讀空同子

少室山房

卷之百二目錄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二

澱水胡應麟明瑞著

新都江湛然清臣輯

清漳盧化鰲翁騰訂

讀十二首

讀汲冢三書

春秋戰國之書亾于秦漢而出于晉之汲冢而傳于後者厥有三焉魏紀年也逸周書也穆天子傳也紀年合乎魯史逸周合乎尚書穆天子



合乎山海經廼吾所謂合云者匪其事之合已也其文其義其體其合者徃徃如一手而粹者徃徃足以破千古之疑世以伊尹季歷而置紀年以世俘王會而置逸周以西王母崑崙玄圃而置穆天子是謂舉一而廢其百夫周書迄于太子晉紀年迄于慎覲王皆春秋之末戰國之衰也浮誇之議其昔卽左氏且弗免乃史遷之採上古其濫誕恠詎蓋不可勝道也以二書較之乎丘明司馬吾以爲駁者猶未若彼之衆而其粹者可與暴聖賢之心迹覈皇王之軌度昭昭乎弗可掩矣穆天子雖非二書比而其敘簡而法其謠雅而風其事侈而核視山海經之語惟霄壤也錄之以資闕洽亾寧愈于神異洞冥之陋哉故余爲詳次其可信者而稍白其可疑者讀者將亦以余爲好奇也

讀莊

莊周南華其文辭瑰崛橫放固獨行天地間至拾擊聖神凌侮賢哲亦生民以來未有之變也





眉山氏癖其文辭而謂盜跖讓王四篇非周作  
尋其旨趣或近之至以天下篇不敘仲尼爲陽  
擠陰助則無謂之大者夫楚公子被難出奔其  
僕操筆隸之匪得已也隸之而足免於厄以爲  
得事主之權固宜若戰國之時仲尼雖沒六經  
之道燦如日星周能大聲疾呼以暴其教于天  
下若孟軻氏之著七篇卽舉世莫宗俟之後聖  
足以不惑夫奚厄於已而又奚厄于仲尼者而  
奚取于陽擠之而陰助之也周方槌仁提義廢

禮絕樂欲以一人私臆掃百代名教而空之爰  
自神農氏下至堯舜禹湯文武亡弗詆呵而仲  
尼當時特巍然爲仁義禮樂之宗故尤極意訕  
譏恣其唇脂蓋文固弗予夷考其實則尤甚矣  
真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求諸眉山氏所云竟  
南華一編邈未之覩也後之讀是書若孟旃抵  
掌驪施駢姿揮之一咲而已籍以爲陽擠陰助  
吾恐後世之人將遂以其文并旣其實其爲禍  
也必不貳矣



讀山海經

古人著書卽幻設必有所本山海經之稱禹也  
名山大川遐方絕域固本治水作貢之文至異  
禽詭獸鬼蜮之狀充斥簡編雖戰國浮誇之習  
乃禹貢則無一焉而胡以傳合也偶讀左傳王  
孫滿之對楚子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國物  
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  
姦故民入川澤山林魍魎魍魎莫能逢之不覺  
洒然擊節曰此山海經所由作乎蓋是書也其

用意一根于惟所載人物靈祇非一而其形則  
皆魍魎魍魎之屬也考王孫之對雖一時辨給  
之談若其所稱箇象百物之說必有所本至于  
周末離騷莊列輩其流遂不可底極而一時能  
文之士因假穆天子傳之體縱橫附會勒成此  
書以傳于圖象百物之說意將以禹益欺天下  
後世而適以誣之也自此書之行古今學士但  
謂非出大禹而已而未有覈其自于穆滿之文  
者尤未有啓其自于王孫之對者區區名義之



未誠非大體所關然亦可見古今事理第殫精  
索之卽千載以上無弗可窮也作者有靈其將  
爲余絕倒于九京也哉

讀墨

諸子百家並出于春秋之世所以誣讖帝王聖  
詰者無所不至然于吾仲尼未嘗不知所尊事  
也特其學偏術陋雖間引仲尼以自文而踏駁  
不中誕幻無稽適所以誣讖之然而未敢有旨  
言以排之極論以毀之者有之蓋自墨翟始翟

書十五卷今存余嘗讀其非儒明鬼公孟諸篇  
所爲囑授其徒簧鼓其衆者一以指摘仲尼爲  
事莊周遠出翟後蓋聞其風而興起焉耳周之  
爲書蕩乎禮法之外自神農以至湯武靡不在  
其戲侮之列其敢于非聖蓋無足怪而翟者固  
是堯舜非桀紂摩頂放踵以爲天下而獨甘心  
置喙于吾聖人何哉蓋其意欲與吾儒角立竝  
驅以上接二帝三皇之統故肆言以震振一世  
而冀其從而又苦行以先之聚徒以倡之馴致

